

常 談

目 要

插圖（五幅）
發刊詞
救國只要認得三箇字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冀察政權與日本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華北赤匪工作之實況
論語今義
國內外大事紀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一卷

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 創刊號

常談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常談月刊 第一卷 創刊號目錄

插圖

唐人吳道子繪孔子像
衍聖公孔德成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德意志總統希特拉及其航空部長戈林將軍
阿比西尼亞皇帝西拉斯一世

發刊詞

..... (一)

救國只要認得三個字.....

時愚 (七)

外論介紹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雲將 (二五)

冀察政權與日本.....

元咎 (三五)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中詮 (四一)

時事論評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時愚 (四七)

川粵鐵路與英國之關係.....

他山 (五二)

……不合理之財政經濟策……………自在 (五四)

國民政府之對俄外交……………息夫 (五六)

專載

華北赤化工作之實況……………藥師 (五七)

談叢

論語今義……………有我 (七二)

國內外大事紀畧

西南派之民族主義運動……………記者 (八五)

望……………費東政府與滿洲國修好……………蔣介石硬化華北對策……………藍衣社之擴大計劃……………華北政局行將

變耶……………英法白之作戰協定……………美國中立政策之大轉移……………日本之外交方針……………阿拉比亞之建國

運動……………英意關係惡化……………意大利之亞國統治方式……………希特拉準備取還舊有植民地……………西班牙之

首都騷動……………德奧合併運動……………

雜俎

海潮隨筆……………有閒 (一〇三)

孔子訟冤……………重賦與輕賦……………排下坎……………

編後餘譚

是汝師錄……………祇樹 (一〇九)





至聖先師孔子像



唐人吳道子繪孔子像



衍聖公孔子德成
孔子七十六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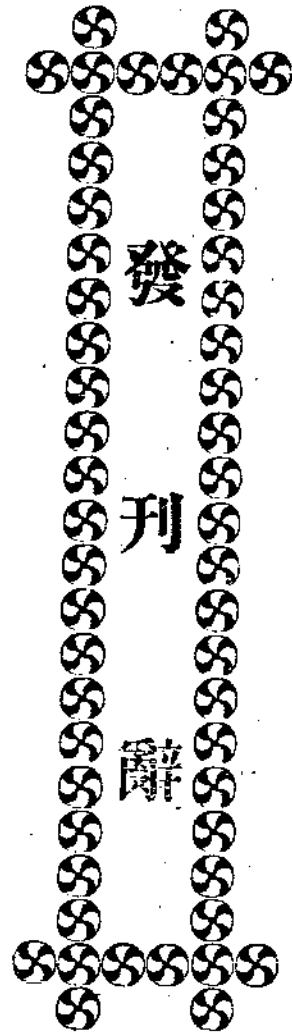
尼里索墨相首利大意



軍將林戈長部空航與拉特希首元德



阿比亞尼亞皇帝西拉世一



居不願聽之世 而欲有所談 是不識時也 居索隱行怪之世 而敢爲常談 是尤大悖乎時也 雖然 聽者人之權 人而不聽 吾誠無權強人之聽 談則吾之責 吾苟不談 人且有權責我之默 然則予豈好談哉 予不得已也 若夫常之爲義 賤常而爲之解 則尋常也 尊常而爲之解 則合經之謂常 能持久之謂常 一定不易之謂常 於此有談焉 必離經叛道 必僥倖一時 必摧毀原則 苟合五分鐘之心理 不顧其談之邪正是非 若是談也 蚩蚩可憐之人 誠拍掌矣 天予不泯之良 能自安乎 談而悅人 其心已賤 且亦知人之於談 其好惡亦如婦衣之袖乎 朝長而暮短 不崇朝而又厭短而爲長矣 昨闊而今狹 明日則又棄狹而尙闊矣 其於談也亦然 必迎合父子之變 而爲父子不必親之談以悅之 及其父子如初 安知不窮前日之變 歸獄於剏爲不必親之談者之害我好父子 使多此一變 貽此一恨乎 必迎合男女之變 而爲男女不必有別之說以悅之 及其夫婦不終 安知不窮前日之變 歸獄於剏爲

無別之談者之害我好男女，使多此一變，貽此一污乎？人之情無常，其幾已動，而後以吾談隨之，則吾之談已在五分鐘之後，待吾談出，而人之五分鐘已過，吾方自附新奇，人已視爲陳朽，求以悅人，適取人厭耳，其幾未動，而先以吾說敗之，是吾之談，雖在五分鐘以前，然而五分鐘之時易過，過而自覺，則不惟腐朽吾談，且陷阱吾談，求以悅人，反買人恨，然則好爲非常之談者，果爲識時而不悖時乎？然則吾之所謂常談，果爲不識時而大悖於時乎？或者曰：春秋常事不書，常談之旨，毋乃非春秋之例乎？是又未知春秋之旨，凡書異者，非幸其異，乃驚其異，而望其返於常也。書日月食，乃驚其食而望其返乎不食之常也。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乃驚其久不雨，而望其返乎時雨之常也。最大之異爲弑父弑君，其書也，將記此異以詔後人師其異以弑君父乎？抑記此異以戒後人返乎孝父忠君之常乎？凡書異者，固借異以教常，非避常而示異，然此猶未盡春秋之旨也。春秋之旨，則專乎談常。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是春秋開宗明義第一句也。公羊發其微爲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之際，雖當今之王，諸侯已等於陳尸，春秋乃敢遠稱數百年前冢中天上之文王，讀者不驚其太異乎？雖然，諸侯當法天子，子孫當法祖宗，以天子治諸侯，國法之常也。以祖宗治子孫，家法之常也。常之又常，讀者乃以爲怪者，是猶有別爲男女之常，而

自由苟合之說既成 忽告之以宜別 人之驚爲奇談 猶之春秋之談文王 本爲至常 而人乃驚爲至奇也 但讀孟子 則仁義爲常談 先讀戰國策 而後讀孟子 則仁義爲奇談矣 大沽口冬必結冰 常也 壬子以後乃不冰 實異也 今年忽冰 本返乎常 人因習乎不冰之異 於是反以不冰爲常 而驚冰爲異 是猶仁義爲常 而習於不仁不義之異 則以不仁不義爲常 聞談仁義者 反刺耳而驚其異也 然則本刊之爲常談 不乞讀者勿鄙其常 乃乞讀者勿疑其異 孔子孟子寧不知談王談仁義 爲人所疑爲異 所不願聽 爲不識時 爲悖時 而必談之 且反復談之者 豈不曰我苟不談 則無肯談敢談之人 此時不談 將如廣陵散 將來雖有願聽者 此調已不復在人間 現在心剎那易過也 人心速或一二年 遲或一二十年 必有返而求常者 知我能談而不談 使常之理自我而斬 則我之罪大矣 是孔子孟子不顧一切 必爲常談之旨也 本刊之不敢不屏絕一切非常之談 不敢不保留不發揮一切之常談 亦卽此旨也

或又曰 前此之打倒者 今已不談打倒 且有恢復之機 尊孔祀孔 其一事也 人已知談之當常 子復爲常談 不亦贅乎 於虛 是又是非所當辨 區區所不能已於言也 打倒而談恢復 必先自承打倒之罪狀 而後有談恢復之資格 猶之傷人者 必先自承傷人之罪 而後

可談醫人之傷 倘舍罪而不承 徒醫傷以自解 不惟醫之心理 爲求生之 爲求進一步而死之 非人所能信 卽爲生之 而受傷者之痛已極 必寧死而不求傷我者之醫我 况乎傷之已重 肱折不能復續 目裂不能復視 有如男女之禍 試問卽談貞節 彼忽合忽離之男女 將以何法彌縫其恨 湔雪其恥乎 然則未聞打倒者之認罪 卽不能輒許打倒者之談常 是其一也 夫打倒者爲舊之一切 恢復而有誠心 則必先復舊之名冠於上以爲綱 而後列其所復之事於舊之下以爲目 使人瞭然舊之爲貴 一切皆我之固有 不幸一時高興而打倒 今始幡然自悔而恢復 若是恢復之方式 雖無認罪之誠 尙有知罪之誠 但具一誠 亦可求諒於天下 今乃舉一切之舊 強冠之以一新 果自視舊爲可厭耶 則談者已無自信之力 安能復望人之相信 抑因人之厭舊 而遂掛狗頭賣羊肉 以迎合打倒後之惡心理而防其反唇耶 則談者已爲打倒所征服 安得復有征服反黨者之力而返之於常 談者倘悔而好古 復驕而恥師古 欲依古以自雄 因黜舊而擬新 然則其所標幟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非其所打倒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乃其別類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且勿論其別類者是否容其別類 卽其能類 已可斷其對舊之打倒如故 如拔桃而植李 能許其爲恢復已拔之桃耶 苟不能類 而妄謂爲類 則又新室之講周禮 上之爲非聖無法 下之爲禍國殃民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必欲尊時

人之所談 寧尊之曰「堯舜」曰「文武」 決不可尊之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打倒者之不可輒許以恢復 是又其一也 至於尊孔祀孔 言之尤足痛心 昔之尊孔子者 漢之子孫 未聞以高祖光武配之也 清之子孫 未聞以太祖太宗配之也 蓋言乎尊 則惟一 有配之者 孔子已不得爲尊 況有巍然踞其上者乎 孔子不嫌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 勿問何人踞其上 孔子皆樂爲之下 所可惜者 既將尊之以安人心 又故侮之以激人心 用意殊自矛盾耳 侮之既已甚拙 卽不侮之 孔子之可尊者 不在其形式之廟 而在其精神之經 不尊經而徒祀孔 是教老嫗拜佛不唸經之辦法 頭即齏粉 寧可得少福利 故徒祀孔不可以言恢復 祀而侮之 則其打倒孔固如故也 外能收斂非常之談 不能不謂今之差勝於前 內不能積悔過之誠 則其所談與所行 仍爲非常而不得謂之常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五千言 開宗揭此十二字 豈不先知今日標語口號之流毒 故爲先立不言之戒 而斷凡能以語言文字道之名之者 則其道皆非常道 其名皆非常名乎 由老子之戒 則一切皆不得談 一談焉 卽出乎常而入於非常 雖然 既遭打倒之後 如病然 明知藥惟加病 然既病豈能無藥 必不得已而談 敢本下之三義 先聖之常理 常法在經 經無所據之理與法 雖流行於世界 漸染於國人 既非經 則非法 所不敢談

一也 日月之得天在久 寒則重裘 而忘歲之有夏 熱則貴葛 而忽瞬之改冬 今日之我
攻昨日之我 可以示今人 而不可以示後人 皆非久 則非常 所不敢談 二也 知止而後
有定 或我爲模稜 或人可出入 皆非定 則非常 所不敢談 三也 同人淺薄 上不能通
古 下不能判今 凡得己者 惟當守老子之戒而不談 不得已而有所談 勿問識時悖時 要
必據三義以爲準 悖乎三義 乞讀者勿吝其糾 不悖乎三義 雖悖乎時 苟合乎常 則望讀
者之諒其拙也





論壇

治國只要認得三個字

讀破萬卷書 等到給他一州一邑 一點治法也沒有 趙普說「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
後來都把他當成滑稽話 外行話 今天忽然說治國只要認得三個字 豈不更滑稽 更外行嗎
這種懷疑 雖似乎有理 可惜不曉得中國字的構造法 一個字不但有他的定形 並且在形
裏面 同時就有他的定義 六書裏有一種叫做會意字 尤其把字義定得極明確 比方男婦兩
個字 男字是合起力田兩個字 來確定男字的意義 同時就確定了男子的本分 是要力田
認得男字 不但游手好閒的 算不得一個好男子 就是讀破萬卷書 不知道稼穡的艱難 仍
然算不得是個完全盡了男子本分的人 婦字是合起女帚兩個字 來確定婦字的意義 同時就
確定了婦人的本分 是要持帚在家庭裏做事的 認得婦字 不但摩登式的太太 講交際 去
跳舞場的 算不得一個好婦人 就是坐在家裏 坐著不動 呼奴使婢去做事 仍然算不得是
個完全盡了婦人本分的人 除了文盲不認字的不足責備外 凡是認得字的男子婦人 誰不認

得這兩個字 可惜口裏認得 心裏認不得 因此把號稱四萬萬人的大中國 變成了四萬萬廢人的收容所 豈不是不認得字的結果嗎 會意字的精義極多 差不多每一個字 都是一種格言 都可演說出許多警闢的道理 只是會意字太多 一時講不盡 今天且提出三個可以治國的 同大家研究研究中國字的威權

一個是武字 一個是信字 許叔重先生在他做的說文解字的自叙上 對會意字舉出兩個字說（「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 會意字有好兩千 許先生只舉武信兩個字做標準 可見許先生認定這兩個字是可以治國的 所以要人特別注意這兩字 並且教人特別認得這兩字 現在先研究武字 怎麼說武字可以治國的 因爲武字的定義 是要能夠止住別人的戈不敢向我 才算得武 做到別人的戈不敢向我 這一國不是大治了嗎 要認得武字的定義 先要認得「止戈」的定義 第一是別人的戈 自然不敢向我 過去的止人之戈 春秋左氏傳記得很多 畧舉幾條於後

「齊桓公曰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閔公元年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宣公十二年晉隨武子論楚語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襄公九年楚子囊論晉語

以外的止戈事實還多。單看這三條，就知道止人之戈，不一定要許多兵做防禦的武器。只要自己的德行站得住，不做缺德事，自己刑罰行得動，不至於放縱犯法的親戚，濫殺無辜的百姓，自己辦的事，有成績表現出來給人看，不是開空頭支票，在紙面上騙人，自己做事，依著相當的時候，不要妨害「商農工賈」做事的時間，自己定個法，能夠「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勿論文官武將，一個個都盡職，不至於「文恬武嬉」。只括錢不做事，自己定個禮，能夠分別尊卑貴賤，並且分別出君子小人的待遇，不使那卑賤的親戚，侵犯疏遠的尊貴，不使小人得志，君子垂頭，像楚國的樣子，自然把晉國的戈止得住，又或能像晉國國君的賢明，能夠「舉不失選，官不易方」。不會用小人，廢君子，我愛的就有萬能，一個人可以兼許多差事，我不愛的就無一長，有本事也不給一碗飯吃，做官的能像晉國的大夫那樣忠心，個個推讓賢能，不盤據地盤，不排擠正人，在野的「農商工賈」，個個都能努力，不至於失業，弄到民不聊生，也可以止住楚國的戈。如果學不到晉楚兩國，只要能夠像魯國，死守著幾本很像無用的周禮，不要貼些打倒舊禮教舊風俗的標語，看著像消極，像沒有抵抗力，堂堂稱霸的齊國，雖不怕魯國，却是對他這點死守周禮，不忘根本的誠意，也不能不起一

種敬他愛他的心 一樣可以得到「止戈」的效力 歷史上教訓是如此 再說現在德國的希忒拉 撕毀凡爾賽條約 沒人敢拿戈向他 又撕毀了洛迦諾條約 也沒人敢拿戈去指他一指 希忒拉不是不懂利害的人 也不是憑仗著有十個軍團 可以同歐洲拚一拚 所以敢一而再撕毀條約的緣故 自然是「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十二個字 都做到了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的實際也做到了 歐洲各國已調查清楚了 旁的不必細說 單看他最近兩次演說 就知道他的武器的厲害 第一次說 「我的外交沒有秘密的都是同德國國民討論過得德國國民同意的我的是非不能受國聯的裁判只能受德國國民裁判的」 第二次說 「我沒有一筆款存在銀行也沒有買過一張任何公司的股票」 照第一個演說 他是拿全德國人民的心理做武器 照第二個演說 他是拿他個人的人格做武器 自己既有這種純潔的人格 又能抓住全國人民的心理 所以總選舉的結果 四千五百四十幾萬票 竟自有四千四百萬票是擁護他 這種事實表現出來 一個希忒拉 後面就跟了四千四百萬希忒拉 誰要拿戈指一指他 馬上就有四千四百萬人來替他拚命 因此希忒拉敢把條約撕了又撕 歐洲人對他也只有把眼睛瞪了又瞪 將來歐洲各國的戈 是不是要向德國指一指 雖是算不定 但是兩次撕約 兩次瞪眼的現像 也可以判斷希忒拉當得了「止戈爲武」 英法各國就是最後不「止戈」 也是沒法

調停 勉強掙紮 別說打敗 就是打勝 也算不得第一等的「止戈爲武」了 因爲第一等的「止戈爲武」 是要止住別人的戈 不敢以無禮加之於我 等到我去打人 還要敵人的兵不還手 才能算第二等止戈爲武 試問歐洲各國合起來打德國 德國能夠不還手嗎 一還手就是打勝 已經是戈同戈碰過頭 不能算是止戈 就不能算是武了 說到第二等的「止戈爲武」 必要像史記周本紀說周武王伐紂的樣子 才夠上第二等 周本紀說

「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照這一段看來 武王雖是拿戈去伐紂 紂的兵却是止住戈 沒有向著武王 並且替武王開路去伐紂 照現在的名詞 紂的億萬兵 可以都加一個「叛徒」「漢奸」的頭銜 但是從周到今 從沒有人忍心拿「叛徒」「漢奸」兩個頭銜 隨便加給紂的億萬的兵 這個心理 沒有別的 就是當國君的 如果做到楚國「德立刑行……」的成績 做到晉國「君明臣忠……」的現象 或者是能守周禮像魯國 他的兵還要倒戈 那就是「叛徒」是「漢奸」 如果當國君的 做的事都是楚晉魯三國所做的反面 像紂王一樣 那麼倒戈的兵 就是「水深火熱」中的 受罪百姓 就是「倒懸之民」 這個界限 議論家要分清楚 纔有是非 就是議論家隨便議論 在上的好歹 小百姓是身受的 等到受不住 就是拿些「叛徒」「漢奸」

的頭銜 去加在他頭上 快死的百姓 還是救死逃命要緊 決不是空頭銜能夠禁止得住的
周本紀又說

「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祭器入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紂有重罪不可不伐」

論事勢 有了八百諸侯贊成 紂是可伐的了 武王所以還審慎以爲未可 乃是論心理 不到親離的程度 那麼衆未必叛 戈就不能止 因此還要等機會 到了太師少師抱著祭器入周 親已離了 衆一定叛了 紂兵的止戈 不是武王的運氣好 乃是武王預算定了的 這個預算的原則 荀子議兵篇說得很透徹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 雖桀跖豈有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自賊其母也」

這段話意思 就是說要止人的戈 既要敵人的百姓 恨他的長上 並且知道我是愛他救他 不是去打他的 合了這兩個心理的原則 敵人的兵 不但止住戈不抵抗我 並且可以幫我去打他那暴虐的長上 恨他的長上 是他長上自己製造成的 知道我愛他救他 這却要我自家好好愛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 能替我把愛百姓的廣告登出來 宣傳到敵人的百姓耳朵裏去

「止戈」的感想 自然就製造成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句話就是說去打人的時候 如果止不了別人的戈 只有回家去愛自己的百姓 非到我愛百姓的成績做出來 并且宣傳過去 敵人的百姓 決不放心 決不會止戈的 意大利打阿西比利亞 已經幾個月了 阿國的兵 幫阿王死守幾個月 現在雖然打進了阿京 墨索里尼仍然算不得第二等「止戈爲武」 因爲武字的定義是要止戈 止住別人的戈不敢向我侵犯 是第一等 我去打人 敵人的戈不敢向我抵抗 是第二等 勿論我打人 人打我 只要交過戰 就是一戰而勝 也算不得武 如果一場戰事 打到十年 天天說「不日肅清」 時時說「不久殲滅」 到底肅清不了 殲滅不了 就是勉強完了事 不但不能大吹大擂講凱旋 並且應該處罰那不能「象物而動」 愛錢不怕死的文官 和那不能「不戒而備」 怕死又愛錢的管軍政的武官 至於人拿戈來向著我 我却止住戈不敢抵禦 甚至於不拿戈向我 只瞪一瞪眼 我就垂下頭不敢哼氣 這就說不上不武 只算無恥 人誰不愛臉 爲什麼肯這樣無恥呢 只是平時不拿人民當武器 一味的糟蹋人民 等到別人的戈來了 知道一抵抗 自己的人民不肯幫自己 且不免要倒戈替人開路 自己的幾個家兵 又抗不住 沒奈何只好忍氣 只好承認無恥 這種應付 雖也是知彼知己的辦法 但是是一個人總該要臉 一個國家 尤其不可因爲一個人無恥 帶

累全國人都變成無恥國的國民 要爭這口氣 單去添些兵 買些飛機 添些坦克車 是絕對不能做到止人之戈 絕對認不得武字 絕對不能把國家造成個武國 只有照著楚國的 「德立刑成……」的條件 「晉國的君明臣忠……」的事實 魯國死守周禮的意思 希忒拉養成人格 抓緊民衆的模範 一一做去 才算認得武字 才能把國治好 單講強的國未必治 做到治的國一定強 埋頭去治好了國內 外國不必問 自然別人有調察 有比較 曉得我不自侮 不自伐 自然沒有人拿起戈來伐我 隨著眼來侮我的 不管自己 單去怨人 是爭不了氣的 不去求治 單去講兵 是做不到武字的

再研究信字 「人言爲信」 就是人與人說話必要有信用的意思 說到信的極點 就是對犬馬失了信用 那犬馬必要反噬主人的 人是有知識的 聽了話要兌現的 所以同人說話更要信 會意字有好兩干 許先生特別選武信兩個字做標準 可見兩個字是治國的重要條件 孔子却把信字看得比武字還重要 所以說必不得已時候 可以「去兵」 并且可以「去食」 又鄭重申明了兩句話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就是做告當國君的 那怕國家到了要死的時候 只要說一句假話騙騙老百姓 就可以不死 但是這句假話 是斷不許說的 因爲國家是衆人的國家 就是要死要亡也應該報告衆人 聽衆人決定個應付難局的方法 老實報告

了衆人 實在沒有法救濟 就是死了亡了 衆人也不能怨國君 如果不說真話 只說些「不日肅清」「不久殲滅」「政府自有辦法」這一類底「假裝體面」「粉飾太平」的含糊話 不但事情壞了 人民要把亡國死人的罪過 全個叫國君承當 就是逃脫了一次死亡 事後衆人知道過去的事實 發現國君曾經騙過大眾一次 從此對國君失了信用 以後國家再遇著危急 你就說老實話求衆人設法 衆人也當你說假話 決沒有人來救你的死亡的 到了人民不相信 國不亡就同亡了一樣 與其說一回假話 勉強留下一個「名存實亡」的國家 不如說真話 或者靠這點誠意 維繫住人心 可以得個不死不亡的效果 就是大勢已去 國家仍要死亡 却是問心無愧 死了亡了 也沒有對不起大眾的 孔子看信字比死字重 就是這一個意思 在必不得已的時候 尚且不可失信 未到必不得已時候 自然更不該說假話 這是很淺的道理 人人都曉得 但是人人都愛說假話 這個病根 無非是只看五分鐘的緣故 只圖激動五分鐘的感情 收買五分鐘的人心 所以什麼不能做的標語 都敢大字貼出來 什麼不肯做的口號 都敢大聲喊起來 以爲鄉下人好騙 不妨開些假支票做車錢 只要車拉到了 支票就不兌現 鄉下車夫 不過朦朦眼就完事了 却不知道鄉下車夫 雖沒有法叫你兌現 但是一回拉到了 吃了空頭支票的苦頭 二回再要他拉 不但支票不行 就是給現錢 他

也不拉你 這還是消極的報復 遇著機會 學一學古人 做一回倒戈開路的故事 這個積極的報復 更是加本加利的還法 說假話的不是不知道 不過認定標語口號是個政策 所以明知將來不妥 現在仍然不得不說 記得前六七年 有某要人給某要人一個電報 中間有「好話說完壞事做完」兩句的 一時傳爲名論 但是事隔六七年 從那個電報以後 這六七年中 我們眼睛看見的標語 耳朵聽見的口號 比六七年前的好話 一天又好過一天 一回又好過一回 這個辦法 全是搪塞五分鐘債務的辦法 先開一張一百元一個月的期票 到了期怕人兌現 又換一張五百元三個月期票 因爲不能兌現 所以支票越開越大 日子越推越遠 這又是看準了鄉下車夫 決沒有敢要現錢的一天 却不知他有消極積極兩種兌現的辦法 支票越開得大 日子越拖得久 他的加本加利的收法 也越加越大 請看秦始皇幾個刻石紀頌功德的碑文 句句都是空頭支票 越在後的碑 文章越做得好 支票越開得大 當時的老百姓 沒有人敢向他兌現 等倒陳涉吳廣起來代表新舊債權人 向他兒子清算新舊一切債務 把子嬰殺了 咸陽燒了 這個本利加得多麼大 不但秦朝 代代的亡國 都是老百姓兌現的結果 做暴虐事 并且說暴虐話 人民雖受害 還有地方伸冤 只有說好話 做壞事 害了人還叫人開不得口 人受了這種害 沒有不咬牙圖報的 古之賢君賢相 明白這個厲害 所

以說「惟口啟羞」——「惟口出好與戎」——說壞話叫人看不起——這種羞——除了下愚極惡的人都知道避免——說好話討人喜歡——最後做不到——或是口說廉潔——身犯貪污——叫人拿你自己的手打你自己的嘴——這種羞更厲害——却是聰明人多避免不了——且越聰明——犯這個毛病越大——至於「惟口出好與戎」這一句——正是說開空頭支票要撞禍的意思——左傳上記了晉惠公一段事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秦獲晉侯以歸」

對自己的百姓——不能失信——前面已說過了——對外國人更不可亂開支票——惹起大禍——晉惠公就是個榜樣——惠公因為要秦國援助——所以把一切好話——盡量說完——結果才全不算數——所以秦國雖援助他得了晉國——又把他了捉去——這場秦禍——全是惠公說好話惹來的——晉文公就知道對外說話要小心——所以楚子再三問他回國後何以報楚——他只說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

單看這番話——可以算得極不好聽了——但是極老實——所以楚子很佩服他——強國對弱國——像張儀騙楚懷王說楚能同齊絕交——秦國願意酬報他商於之地六百里——等到楚絕了齊——張儀却只給楚商於之地六里——這是認定楚國好欺負——所以硬欺負他一下——弱國雖沒法報復——但是管仲不取這個騙人主義——所以曹沫用武力威脅齊桓公——歸還從前侵奪魯國的土地——桓公臨時答應了

事後失悔 想不還地 管仲諫他說

「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齊桓公就學一學秦國 騙一回魯國 悔了約不還地 魯也只有歎口氣 但是諸侯看穿了 齊是無信的人 大家不附他 齊雖得了幾塊魯地 却是失了天下人心 管仲是要桓公拿小的換大的 所以勸他咬著牙 守住信字 後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就是咬一回牙 講一回信換來的利錢 強國對弱國 失信尙且要虧本 本來是個光蛋 利用人的種種援助 奪得了政權 馬上就過河拆橋 並且同人翻臉 像晉惠公這種辦法 不但受騙的秦不肯饒他 凡是有血氣的人 都要抱不平 都要起來消滅這個大騙子 人同人 國同國 都靠語言來代表心事 別人都憑語言判斷你的心事 一回騙了人 別人就判斷你永遠是騙子 騙了一個人 天下人都判斷你是騙子 君子知道語言失信的危險 所以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的恐怖 最好是好事做完 却能夠不說一句好話 其次是說一句 一定要做一句 再其次就是盡做壞事 不說好話 事雖做得壞 還不算騙人 頂壞的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既害人 又騙人 兩罪俱發 老百姓一定要同他清算話帳 外國人 更是不容他抵賴話帳的 內外夾攻

國家怎麼能治 治國的條件太多 有要期月的 有要三年 五年 十年 一百年的 一時辦不到 天下人自能諒解 至於信不信 只在一念的轉移 認明白說好話 是替自己帶上一副枷鎖 同時給別人抓住一個罪狀 明白好話是禍根 能建設 再說建設 不能建設 就別說建設 如果還想破壞 更要避開建設 絕口不提 能廉潔 就說廉潔 不能廉潔 就別說廉潔 如果還想貪污 就更要避開廉潔 絕口不提 至於對外 要妥協 就別說抵抗 免得本國人同你要抵抗的帳 要抵抗 就別說妥協 免得外國人同你要妥協的帳 老老實實講話 那怕要死要亡 也做個有信的死人 有信的亡國 死了亡了 也有人對你表同情的 如果說假話 就是活著存著 被人笑罵 也不體面 如果仍然免不了死亡 死了亡了 還要被人判決是個該死的無信的人 該亡的無信的國 那就更傷心 更不值得了 武信兩個字 分開講各有各的精義 如果拿來治國 那麼信字就是武字的鎗炮 如果不信 請看左傳記晉文公伐原一段事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這就是信比鎗炮還有力量的證據 齊桓晉文當霸主 都是信打來的 不是一味用武力打來

的 內能叫百姓相信 自然沒有倒戈幫人的 外能叫外國相信 自然沒有拿戈向我的人 信即是武 只要做到一個信字 武字自然做到 這是多麼簡單直捷治國的方法呢 齊桓晉文的信 要咬牙 要忍痛 這個調太高 我們不希望 我們只希望少說爲信 這個方法 尤其簡單直捷 只看人的一念能否轉移就是了 認得武信兩個字 治國就夠了 爲什麼還要添一字 說要認得三個字呢 因爲現在的領袖慾 政治慾 流行全世界 希忒拉啊 墨索里呢啊 斯丹林啊 凱末爾啊 想當終身領袖不用說 不如希忒拉諸公的 看見希忒拉諸公 當領袖的威武 也想步諸公的後塵 也想當終身領袖 一輩子不放棄政權 這種負責任的心 向上學好人的 我們不但崇拜 並且我們極贊成 大家害怕的反對的「專制獨裁」 並且我們希望再進一步不用客氣 不用什麼新名詞的大總統 老老實實來做一個王 但是我們希望要做王 得先認得王字 就是客氣不稱王 要想做個好領袖 執掌全國大權 精神也同王一樣 就也一定要認得王字 認得王字 領袖自然做穩當 國家和人民自然享福利 認不得王字 一個人的領袖慾達不到 還是小事 國家和人民 陪著受的禍害 却說不完了 所以還得補充一個王字

許先生解王字的話最多了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天下所歸往也」六個字 是許先生確定王的資格 定要天下整個歸向他 往他那裏去 才配做天下的首領 一個政府之下 却有幾處不受命的地方 一個主義之下 却有其他主義的幾個黨派 這已經不夠王的資格了 如果再有成千上萬 攻城奪地 十年打不下的敵人 那就更不配稱王了 董先生解說 是就那字形橫的三畫 說明不是三字 乃麼指天地人三種 中間那一個——不是一直畫 乃是指天地人中間的王 爲什麼用中間——來指王呢 又再說明 能夠參在天地人中間 通得天地人的意思的 才可以做王 孔子說的更直捷 就是要一個人 能貫通天地人三方面 沒有一面隔閡不通 這才能爲王 當王的爲什麼要同天地人一氣 經史上發揮得太多 不能徧引 現在且引一段反面的故事 來說明他 通鑑上有一段說

「淳齒執齊潛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雨泣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淳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遂殺王於鼓里」

淳齒宣告潛王的罪狀 就是依據王字的本義 判他不通天地人的意思 做了得罪天地人的事情 抓住了天地人不答應的證據 於是就宣告他的死刑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 人民的一切責任 全挑在王之肩上不用說了 古之帝王 遇見天地有變狀

就要「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見左傳成公五年 這雖是近於迷信 近於胆小

或者也可以說近於虛偽 但是可以證明當王的負有「地平天成」的責任 遠事不必引 單

說辛亥年七月 慧星見了幾十天 十月又見「一疋布」 彗星是主除舊布新 夜中天上發見

一道白氣 有如一疋布 天官書說明「此星見兵起」 這都是很近的事實 不能拿渺茫兩字

把「天垂象見吉凶」的學說打倒 借此把一切天變 都作爲與王不相干 謹守王安石「天

命不足畏」的教訓 埋頭胡幹 到了天祿永終的時候 再來祈禱 是來不及了 天道尙可推

口說渺茫 說到地 既要吹牛說「莫非王土」 當然王的權力所到的土 就是王的責任所到

的土 水災旱災 已經是人事不修 不盡王的責任 再說到「土地荒蕪田野不治」 所以荒

蕪不治的理由 又由於土匪滋擾 賦稅繁苛 以至有田沒人耕 這比地坼及泉的罪名大得多

這個王更不成其爲王了 說到人這一類 更是無從說起 勉強說兩句 只覺得齊湣王人尙

寬大 所以冤死的鬼 還敢當闕而哭 後來的王 活人受了冤枉 固然不敢當闕而哭 不敢

呼冤 冤枉死的人 不知多少 從未聽見有當闕而哭的 並不是王不聽見 實在是王法森嚴

鬼也不敢冒犯 過闕只有發抖 不敢出聲的 說到人 真是言語道斷 但是不能因爲一兩

個不夠資格 不盡責任的王 就打斷我們王的希望 王的主張 所以要勸一切想當王的 先把王字認清楚 再去細細考察希忒拉諸公對天地人的辦法和事實 不要單偷兩句「馬克斯」「法西斯」的名詞 挂兩個「國社黨」「青年黨」的招牌 這四位英雄對天怎樣 雖說不定 對地一定是盡了責任 決沒有荒蕪的土地 不治的田野 有田沒人耕的怪現象 至於對人 更是「吾民一體」「上下一心」 新近希忒拉的選舉 尤其可以證明他對國人的心理 是沒有一個不通不貫的 不能學四位通天地人的精神 滿口的「馬克斯」化 「法西斯」化 不但做不成王 結果反得個亡 這四位一定不認得中國字 都是做的事「武」化 「信」化 不但救了亡 結果反做穩了王 對照起來 真可怪可愧了

中國經書的價值 就是在經書裏面 隨便選兩句 都可以治國 可惜今天廢了經 如果再選兩句經書 不但人討厭 並且也不懂 所以不談讀經 只談認字 又怕中國字太多 認不完 所以只挑三個極普通的字 真有想治國的 請把「止戈爲武」和「人言爲信」這兩句話 時時去唸 就像唸阿彌陀佛一樣 唸到心口行如一 自然國就治了 真想做王的 請把「民所歸往也」和「一貫三爲王」兩句話 照樣去唸 自然王就做成了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論壇 治國只要認得三個字





外論介紹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米田實

中國談外交的人們 往往有中俄提携的一派議論 此不能目之爲孤立的主張 至少可作爲一種思潮看待 去年夏間 據說駐俄大使顏惠慶和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成立了密約 他的內容有中俄兩國因爲鞏固邦交 發展通商 以及維持極東平和起見 締結西北（指外蒙 新疆等）協定 如第三國有侵犯彼此領土的時候 中俄兩國有共同防衛的義務 蘇聯決不在中國國內宣傳赤化 蘇俄承認新疆係中國一個行政區域 並且承認中國共產黨由華中華南方面撤退 但中國政府亦應承認紅軍在陝西 甘肅 山西 青海 寧夏 內蒙方面移動等條款 此種傳說 識者固然不敢遽然置信 但這類協約案 常常往來於一部分中國人與俄羅斯人之腦海中 當然屢於事實 無可諱言 其中

「第三國無論侵犯兩國中任何一國之領土，中俄兩國有共同防衛之義務」

一條 尤爲中俄提携論者之眼目 更不用辭廢了 回憶明治二十九年五月李鴻章因參列尼古拉二世加冕 在俄國所結之中俄秘密同盟 有「日本對於東亞俄羅斯國領土 清國領土 施行侵略的時候 本條約認爲立時適用 相約於此時 兩締約國應以立時可以動員之一切陸海軍力 互相支持 並須於該軍隊之糧食供給 爲可能的援助」的規定 假令所傳之新條約是真的 真令我不能不回顧四十年前之中俄同盟條約了

這件事 談到他的實現性 仍屬另一問題 但爲什麼此種中俄接近論 在我隣邦中 居然成了一部分之思潮 我認爲有考慮之必要

李鴻章時代 暫且不論 最近 在孫逸仙時代 這種中俄接近論 已屬有力之論調 想來各位都未嘗忘記 此國民黨祖宗之孫逸仙 曾經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泛俄會議 說過「俄羅斯是正義的仁愛的 非腕力和功利的」的話 孫氏既然這樣信服俄國 所以一九二三年在上海與沃化會見的時候 就商量到革命上之協助 是年八月派蔣介石到俄國去 所謂「容共政策」就是這麼一回事 及至於一九二四年後 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事 此大家都知道 更不用着縷說了 換句話說 一九二七年四月 北平有大使館用地探索事件 是年十二月廣

東有共產黨之騷動 而南京和武漢又有分裂之爭 至此關於蘇維埃政權 孫逸仙所謂「是正義 非功利的」之誤謬見解 始完全暴露 我隣國人經此次變亂 始得到多少教訓 然而自此以後 我隣國人 又常常想利用俄羅斯以爲對日外交的工具 譬如一九三二年經李頓報告後 我國派松岡全權 正想一觀聯盟最後之結論 而中國馬上就與俄國恢復邦交 這種事實突然實現 就是剛才所講利用之反映了 所以今日因滿洲問題及華北問題的關係 以致中日外交不能簡單化的時候 當中有一部分政治家及外交家主張親俄 殊非怪事

二

雖然 據我觀察 我隣國這種親俄排日的外交政策 其實所得甚小所失甚大 何以故呢

第一 因爲隣國一部分政治家 尤其歐美派論者 他們提倡親俄策的論點 以爲英美在遠東都無實力 當中有實力的 祇有俄羅斯 而且他的軍備 逐年擴張 將來抗日政策一旦實行起來 可以得到他有力的援助 這種觀察 到底正確不正確呢 自然 蘇俄近年極腐心於軍備的擴張 而成效亦有可觀 此誠不可諱的事實 我們試一看他本年一月十四日財政人民委員古列哥利 古連哥氏在全Union執行委員會上所發表的 也可以知道他的大概 這次俄羅斯定了七百八十五億盧布之大預算 當中係以一成九即一百四十八億盧布充當國防經費

他們昨年之國防豫算 不過僅有六十五億盧布（實際昨年支出 聽說有八十五億盧布）兩相比較 這回實比去年增加兩倍以上 這兩倍以上之增加 一切措置 當然可以餘裕 現在轉過來 一察他的兵額 前年他們的常備軍 祇有五十六萬 去年正月增加到九十四萬 而今年又決定須增加到百三十萬 同時他們的唐克車 爆炸機 重炮等等近代武器之設備 又着着加以改善 凡此皆因去年五月二日俄法相互援助條約之助勢 得了法國財政上技術上援助的結果 髣髴與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俄法同盟成立時之實例相同

俄國因爲甚麼要犧牲偌大的金錢來擴張他的軍備呢 原來俄國每年可以挑選八十萬人使充當兵役 照現在之二年兵役制 應有百六十萬人的準備 但計至去年止 每年入伍者 祇有二十六萬人 原因完全因爲財政上之困難 雖然加入國際聯盟 與英法比較的接近 但實質上之援助（武力援助） 希望甚少 然而最近與東方之日本 關係惡化 西方與德意志又弄不來 非以自家的力量應付這個變局 無法圖存 所以顧不得困難與不困難 而斷然出於大擴張之一途 他們目爲俄國外交宣傳系之迦路 拉的古 在他的蘇維埃機關報衣思維思志亞紙上 曾經聲明過「蘇維埃聯邦將來雖仍繼續他的共同保障政策 但同時惟恃自己之武力以防守國土」 又近年俄國的政治家 軍人 常常大聲疾呼 謂「俄國已準備戰爭 對日本

德意志恐不免有意外的接觸——他們愚弄國民的事實 在這種地方 亦可以見得到的 然而有些中國人 鑑於以上的情勢 就有一種感想 以爲俄羅斯實在可恃 剛才所講的親俄論 亦係從此而來的

我以爲中國人這種感想以及基於這種感想而生之對俄倚賴心 實在不對 無他 因爲國際關係之煩難像俄羅斯今日一般者甚少 其一因領土太廣 橫亘於二萬基羅米突（一萬三千哩以上）之國境 附近復有無數之大小國家 種種不同的問題 隨在而有 此誠不能一日忘情者 他的東部境界 有個波蘭國 自從一九三二年七月訂了不可侵條約 一時雖逞良好的現象 然而一九三四年一月波蘭和德國結納之後 關係就弄得極不佳 對於德國 自一九二二年迦巴諾條約以來 彼此雖屬親善 而一九三三年希特拉政權出現後 俄德關係 就日趨於惡化 尤其希特拉在其所著「我戰」裏 便說過德國希望要在俄國南部即烏姑拉那一帶發展 德因要得波蘭之諒解 而同時德俄又有極右極左的關係 所以雙方感情 日壞一日 因此之故 俄國非常擔憂 迫到無法 始和法國訂了互相援助條約 雖然 法國究竟對於俄德戰爭的時候 能不能如俄之所期予以援助 我們再想一想 假令一旦俄德以干戈相見 俄與波蘭接境 不與法接境 援助法國 既無陸路運兵之道 勢不能不假道波蘭 然而大軍過境

豈係容易的事 所以二三月間法國議會討論俄法援助條約的時候 上下兩院都有極強之反對論 幸而扶蘭丹外長與急進黨名士依里阿等之勢力 始得於三月十二日 由議會批准 議會儘管批准 而法國人民仍不能以此安心 因為蘇俄政府地位與乎在歐洲俄國的地位 都不能算係鞏固的 其次俄國在極東的地位 亦不能謂不為有力 自然 極東俄國的軍隊 號稱有二十五萬 飛機 唐克車以及其他武器 的確比從前增加不少 但與我陸軍比較 仍不能占得優勢的地位 極其量祇能應付德日滿三國 對於中國問題 決不能恃自家的國力來對付 就中蘇俄的弱點 就是他們在國裏便政權的地位 太不鞏固 所以一切國內搖動的機會 都要想法子來規避 現在蘇俄之人口一億六千萬當中 共產黨員 僅占全人口二十分之一 他們認為中堅勞動者 有七八成並非心服共產主義者 所以今日俄國唯一的期望 在於維持和平 萬一和平不保 戰事勃發 國內必受影響 史塔林鐵腕的統治力 不幸而發生了缺陷 跟着蘇維埃政治的危機 就會光臨 關於此點 以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俄波戰爭的經驗 俄國執政者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戰爭的當時 俄國雖然勝了波蘭 却向波蘭大大的退讓 一味設法回復和平 實在就因這個原故 單就以上所說 也可以知道依賴俄羅斯 在中國是得不到甚麼利益的 不過我以為沒有利

益尙屬小事。中俄接近論，實在是利用中國的。何以見得呢？因爲現在蘇俄根據史塔林之便宜主義，專向一國鼓吹革命論，對於世界宣傳赤化，大半已經緩和，惟是在於最小抵抗的方面，仍然不肯放棄他的宣傳策。

甚麼叫最小抵抗的方面呢？凡是與歐美國不同，社會狀態很幼稚而國力亦屬微弱的國家，換句話說，他們不受強大國家的反抗，容易宣傳赤化的，就叫最小抵抗的方面。現在中國，就是他們一個好例。在這種地域，俄羅斯決不憚試行他的赤化宣傳。無微不至取信，我們試一看外蒙新疆之實例，及與俄羅斯有聯絡之共產軍最近在華北活動之狀態，就可以恍然大悟。

外蒙於一九二一年以來，以蒙古國民革命黨的名義宣布獨立，後來又從以蘇俄爲後援的青年之手，實行了赤化。這件事於一九二四年的憲法，都可以窺見一斑。然而一九二八年以後，俄羅斯的勢力，更加一層強固，沒收僧侶王公之財產，創設俄羅斯式的農業合作社，跟着於一九二九年秋季間又設貧農之 *Communion*，成立哥路荷士之中央機關。一九三〇年後，又要做照俄羅斯之例，定了五年計劃，因爲太不像樣，所以一九三〇年三月烏雅林起了變亂，而一九三五年五月王公僧侶等之變亂又起，於是於一九三三年始認寺院所有權，修改稅法。

以時講求援和之策 獨赤化政策 并不因此而放棄 不甯惟是 俄國勢力反日增進 觀於最近滿蒙交涉 彼要求參加 在堂堂國聯外交 彼不啻自白他在外蒙的地位了 彼既承認外蒙之中國主權 跟着又有這種要求 豈不是以蔑視中國主權 宣示天下嗎

新疆和外蒙同是在地理上與俄接壤 所以俄羅斯早就在此處立了腳根 如一八五一年之伊犁條約 硬要伊犁關爲商埠 一八八一年更以條約確保了他的通商特權 此盡人所知之事實 不用多說了 及至蘇俄時代 又以一九二四年締結通商約定 以一九三一年與當時新疆主席金樹仁訂立密約 通商權 不消說 即技術的援助權 亦爲彼所攫去 他的勢力 已駸駸乎侵入於省內 雖然 真正的國勢力侵入新疆取得地盤 係在一九三四年八月 親俄派的盛世才統治新疆省以後 始初實現 協約的結果 新省除俄羅斯外 不得與他國交涉 又想用鎖國策以謀赤化國內 去年年底相傳莫斯科又與新疆締結秘密條約 他的內容 (一)與俄羅斯軍隊以自由通行新疆省內土地之權利 (二)規定如有第三國侵害新國時 俄羅斯有援助的義務 (三)對於新疆軍隊 由俄羅斯派送教官顧問并供給軍需品 (四)俄羅斯允借款新疆以供開發之用等等 我對於此種傳說 雖不敢論斷其真否 要之俄羅斯大體在此種程度下之勢力 已漸漸在新疆獲得 此證之於一般事實 也可以知道了

於是乎我欲一問中國的政治家「蘇俄擅自在中國領土內進行他的發展策 在理義上批評日本之滿洲策 然而他們對於中國人所希望的援助 究竟拿甚麼資格和權利來使之實現 又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意思

哈哈 據我所見 在中國境內共產軍之活躍以至利用共產軍之俄羅斯策動 我實在覺得我不能不有向同文之隣國發一警告之必要

我隣國爲共產軍所苦 已非一日 蔣介石以中央軍之力 窮蹙該軍於江西方面 使他不能不捨棄多年根據地之瑞金 而奔竄於邊地 無論何人皆額手稱慶 他們新占得的四川地盤 去年爲中央軍所奪回 也是一種極可歡迎的消息 惟是從全體上觀察 共產軍仍不能謂之真已衰落 舊時之江西福建浙江等處 他們赤色的餘毒 尙未絕跡 不過彼等之地盤 從國民政府所在地而遠出於甘肅陝西山西綏遠等諸邊省 稍稍變更其計畫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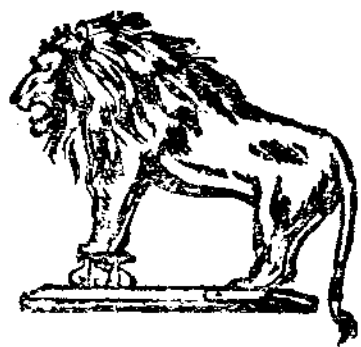
據最近消息 彼等通陝西之策 已告成功 假令在北部得了廣大的地盤 當然附從者必多 現時對山西攻畧策 表示很有希望 你看閻錫山是不是已經寒了膽呀

他們不但要在邊疆施行他的侵畧策 還要進一步 在中國本部着着進行他的赤化策 所以世間喧傳之中俄提携策 這真是助長中國赤化的愚策了 我最低限度不能不作如是想

從這點看來，我們的隣國，除了了解我同種同文之日本外，相信別無良策。

自然，國家的親善，係要在大家有親善的精神，而親善的實際化，亦須大家的努力。此不獨中國人應該如此一想，在我日本人方面，也應該如是一想。我因為聽到中國人要主張中俄提携，所以聊貢一言於此。

此稿譯自日本「支那」第四號



冀察政權與日本

石田盛雄著

予受北支那社之託 寫「冀察政權之動向」一文 辭不獲已 乃草斯篇 冀察政權究從何方向進行 此去臘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時 經已明白決定於大綱 更不用秃筆爲之喋喋 雖然 予細觀宋哲元政權之現狀 予發見其矛盾之地方甚多 予不能不深致懷疑 去秋河北省之香河縣 突破黎明 叩「自治建設」之鐘 高叫自治 呼籲之聲 達於全境 揭蓆以爲旗 冒進於縣城公署 以求自救 此老幼男女農民之聲也 登縣城之鼓樓 大聲疾呼 此可憐弱女之聲也 凡此狂呼絕叫 無一非痛恨國民黨政治之苛斂誅求 軍閥之專橫壓制而出於義憤甘冒大難而不辭者 宋哲元憫農民之悲慘無告 不忍默爾而過 絜然而起爲醒覺之民衆謀解放 由此觀之 宋哲元之冀察政權 宜如何指導施設 不難於此而充分決定矣 顧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以冀察政權成立後之行動以觀宋哲元 則宋哲元於指導民衆解放之原理 似未嘗有絲毫繫其念慮者 其輓近之現象 既不飛又不鳴 施政無可喜 不獨爲中國人所唾罵 予亦有同感矣 然則宋哲元者 乃利用民衆之自治運動 借日本軍部之力 送秋波於南京

政府以期躍出於華北舞台者非耶 果爾則宋氏者 實不啻人類之敵耳



原來冀察政權之使命 除實現民衆之安居樂業外 無他事焉 所謂自治護得 赤化防止 中日滿提携等等 不過爲實現民衆安居樂業所必要不可闕之條件而已 然而冀察政務委員會之成立 既數月矣 以上諸懸案中未聞有一案具體化者 此予對於冀察政權所爲大惑不解者 願一方以殷汝耕爲政務長官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則已具備完全之自治形體 使宋哲元而真有完成華北自治之決心 則冀察政權之擴大強化 似不容有所猶移 乃對於桎梏 窮乏 悲泣愁慘農民之聲 如東風馬耳充耳而不聞 惟日取巧往來於南京與日本之間 拂丁畏之鬚 流連於酒宴 此宋哲元之心事 以吾輩血氣方剛之青年觀之 又真所謂大惑不解者矣 當冀察政權持極端曖昧模糊的態度而不能不抱疑惑之際 一方冀東政權着着解決諸懸案 完成名實相符之自治 卽就財政一端而論 年已達六百萬之數字 所謂適彼樂土 可以拭目而俟焉 最近冀東政府又已斷行最後之重大懸案 將沿岸諸港之關稅減低稅率 新稅率爲從來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 凡屬人造絲 砂糖 雜貨其他一切輸入華北之商品 必將沿冀東沿岸諸港而入 殆無可疑 現在屯積於大連港待冀東沿岸解凍而駛之船舶 已載有人造絲三百

六十萬磅（一萬八千箱）砂糖十五萬包云。此項關稅收入，已足爲冀東四百萬民衆賦與有強力之財政的生命矣。

然而冀察政權管轄下之天津稅關，仍然蹈冀昭和八年設定之排日高率關稅，但因冀東減稅之結果，於是通過天津稅關之商品不能不激減。天津關稅收入激減，換言之，即冀察政權最大財政基礎發生動搖之重大因素也。夫擁有河北察哈爾兩省之冀察政權，將僅以支持戰區二十二縣之冀東自治政府之出現，遂乃崩壞其財政根源之一角，不亦重可哀乎。

對於以低率之冀東關稅而陸續輸入華北之物品，冀察政權將採取如何之對策，此極可注目之問題也。如將以報復的政策，凡屬由冀東流入冀察之商品，以徵收通行稅爲對抗乎。然而通行稅之徵收，究竟有無可能，此又一問題也。



要之無論冀東政權與冀察政權，凡以增進人民之福利爲主，絕非爲政權而存在者。然而兩者對立而不易合流者何耶？此不可解也。予以爲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專以排斥國民黨治之稅政，而建設完全之自治爲職志，冀察政務委員會，則南京政府行政院之辦事處耳。其行動態度，又多不可解。於此而望冀東與妾身未分明之冀察握手，冀東斷乎不願，兩冀合流，除非

冀察革面洗心 否則絕對無望也 雖然 因兩冀政權之對立而所蒙不幸之事 非獨華北民衆爲然 於中日提携上誠恐因此而築一莫大之障壁 則所憂大矣 予於冀察政權 希望迅速合流者也 所以高揚自治 使華北政局成一元化 因以增進人民之幸福 圖中日滿之共存共榮 予以爲當今之急務 無過於此



但一方面對於就華北問題之日本態度 予又不能不進一言 日本報紙 從去夏以來 屢有「我華北工作」之言 所謂「我華北工作」 究何所指耶 「我華北工作」者 非中國駐屯軍之華北工作也 非關東軍之華北工作也 非外交當局之華北工作也 尤非財政當局之華北工作也 我華北工作者乃我日本帝國之華北工作也 所以關係當局之間 非有極嚴密之聯絡與協力不可 換言之 宜有確乎不拔之統一國策之謂也 然而徵諸事實 似有未盡然者 關係當局間之協同步驟 祇有一亂字而已 因步驟之亂 於是將漸次伸展於華北之日本勢力 不知不覺間 遂隱受無窮之阻碍 予居於華北而締觀現狀 予不能不爲之長太息也 曩者 予曾在新聞，雜誌上 已極論國策統一之必要矣 乃至最近始聞有「對華政策一元化」之論 雖爲未晚 然而此一元化政策 正欲因之以整理中日外交之際 乃東都忽有所謂「二，二六不祥

事件之爆發 於是遂行止 又見停頓 此不能不謂之憾事矣

⊗

原來日本對於華北 無何等領土的野心 日本所期待者 乃中日滿三國之共存共榮 以期調整日本膨漲之力 此外無所求也 以此之故 中日兩國 亟宜講求適切有效之方法 不可徒慕虛名而遺實惠 斯最要矣

⊗

中略兩段

日本現時對於宋哲元與冀察政務委員會 當然不能不有再予認識之必要 然而解決華北問題 如主張專以宋哲元爲樞紐者 吾不能謂之爲計之得者也 予以爲華北問題與宋哲元說不通者 不妨向南京之蔣介石談判 或謂宋哲元所不認者 蔣介石未必能聽 然則宋哲元亦曾有未得蔣介石許可而允日本之要求者乎 予以爲蒙古之田間武夫（宋哲元）或不如南京蔣先生之通達事故也

予至此 予不禁有感於日本實無偉大之政治家也 蓋堂堂入於南京 與蔣介石披肝瀝膽相見 交膝而談 日本之政治家有如此者乎 予未之見也 夫以中日兩國關係之重 無論在歷

史的 經濟的 地理的 文化的各方面 皆不能不親善提携 此世界所同認者 故真有偉大之政治家 彼此以誠相見 發其所不知 吾以爲中日兩國 必有接近之一日 吾既掬誠相見矣 而彼仍固執其排日行動 不肯提携 則曲在彼 然後我乃以彼之非 闡明於世界 而與以周旋 世界各國 至此必不能有所訾議於日本之行動矣 然而日本計不出此 奈何

予最後附記一言 予以爲日本不可徒然攻擊小兒病的蔣介石 應從盲目的打倒蔣介石之對華觀念 一變而爲大乘的對華觀念 先從現實之問題入手 然後漸次以解決兩國之邦交 努力於親善提携 此則予所期待於當局者

此稿譯自日本「北支那」第四號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威思雲著

中國自太古時 卽以士爲四民之首 故其進化爲獨早 乃今之外國人 偏欲教育中國 此誠奇怪而不可思議矣 有欲與中國以新言語者 有欲與以新文字者 新服制者 新家庭者 要而言之 若中國不拒絕洋人此種美意 則中國靡有孑遺矣

然中國非特不拒絕之也 且大開門戶以迎來者 而受他人之所謂教育焉 其所棄者 非特本身也 乃並其子孫之體魄與靈魂而俱棄之 吾不識中國尙有膽以自問曰 從吾中國人之眼觀之 洋教育果何如乎 吾知凡世界之心理學者 將皆答以如下所云也 釐般博士曰 歐人之學校乃表示其最闇於兒童及人類之性質者也 彼鋼腦於模型而不知恥 壓制本來之能力 且以堅忍之熱心 抑置自立之性格於機器之輻軸而已 夫歐人教育之法 本爲西方最大學者所排斥 然則中國安能望以此自救乎 歐法尙貽害於歐人 則其貽害於別國抑又甚矣 釐般又曰 吾法之輸進於藩屬者 其所成之效 比之在法蘭西尤可憐也 嗚呼 中國豈不自愛其子孫乎 而忍令其被人所欺乎

吾所親愛之中國也 君苟略察乎君何以失明之故 則知歐洲將歸依於孔夫子矣 然君爲孔夫子之母國 乃自棄其聖人 自棄其家 亦獨何哉 釐般曰 指示之法 所重者強記 所供給於心靈者 不過器械 僅能發達有限之決斷力而已 然亦止於是矣 指示不可以爲德育 蓋道德非強記及推論之結果也 道德習慣之所以成 不在書籍 而在模範 故德育最重之要素 乃是環境 卽孔教之所謂家也 孔子之教乃人倫日用之宗教 豈若歐人之宗教 吾人不能依以爲生者哉

中國苟沈醉於歐化 則其險更甚於鴉片 觀於歐人教育之結果 可以知矣 人爲萬物之靈 而其羣性反比萬物爲獨少 利己主義竟爲各種社會之唯一根基 妬忌怨惡 僅掩藏於詭譎之僞善 惟遇仇敵 而後求友 其社會之漆面 雖有浮光 而其內之人則與太古穴居之民無以異也 此皆法蘭西教授釐丹忒之所論者 是故社會主義 披靡於歐洲 而愁慘之氣 震動乎列國 比之孔教慎獨之學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爲何如乎 若中國欲棄其特質以易最虛浮之幸福也 是亦短見之甚矣

泰西將來之大禍 勢有必至 以其德育缺乏也 歐洲之社會恐慌 實由指示之法所造成 乃中國竟倣效之 以爲將來之希望 嗚呼中國者 固孔夫子及老子之國土也 奈何竟不能本

諸閱歷以察見其利弊乎

今日歐洲社會之亂象 固爲孔夫子所已言矣 其曰小人反中庸 小人而無忌憚 夫非今日之謂歟

惟然 而知時中之道 乃爲教育之原理矣 是非指示之謂也 乃所以令人種再生者也 中庸曰 誠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 蓋惟自道方是教育之目的 豈指示之謂乎 然自道之學 中國萬不能取法於歐洲 歐洲之所有者 不過如印度人所謂物質之覺識而已 非本體之覺識也 惟神明之覺識 然後能達真正社會於堅固之基 中庸曰 故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 久則徵 徵則悠遠 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悠久無疆 歐洲之所謂誠 以爲指示之結果耳 若中庸則以爲自成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

雖然如何然後能由教育 以造自成 此則中國今日之問題也 孔夫子曰 修己以安百姓 然則修己其最要歟

葛利卑勒曰 教育之在中國 不過在試驗時代耳 然歐洲之教育又何如乎 有報告於法國教育部者曰 吾國之教授法 不過繼續中世之法耳 當彼之時 凡教訓皆在天主教堂之手

教師據几而坐 訓兒童以彼所必須教者 兒童又必須聽受師言 如神聖之物 此何等束縛乎 孔夫子之教則不然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得弗措也 此乃有秩序之精神 所以爲創造凡百大事之主者也 比於歐洲之教法 不誠令中國人勇氣百倍也哉

然則由教育以再生之道果如何乎 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 又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 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吾不知孔子之深意 曾有從心理上以解釋之者否 但教育之始 殆始於父母 而不始於兒童 故云造端乎夫婦也 夫婦之合 乃感與覺之合 大抵男子長於覺識 女子盛於感情 男女異性 故歐人男女同校 實爲種類之毒 吾甚喜中國無此也 若夫立妾之俗 則正式妾媵 亦勝於僞善之一妻 因爲在此世界上 真正一妻者甚少 故中國當無忘孔夫子造端夫婦之訓也

歐洲之道德及宗教 皆視體魄如靈魂之桎梏 故無以道德養其體者 歐洲之所謂德育 其一方面不過指受之法 而其他一方面 則遊戲耳 運動耳 故吾不願見中國之少年 效歐洲少年之不美遊戲也

手之於觸 目之於視 耳之於聽 鼻之於嗅 口之於味 皆須經過特別之教練焉 昔者孔子有言 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 故口亦不可以不教也 今若中國再建合理之教育 如先民之所爲 則一人必成一人才矣 蓋發達自由 令各得其性之所近也 如此則中國之父母 必樂於遣子弟就學 因學校無異於家庭 其在校也 不過專精其在家所得之閱歷耳 是繼續中國所謂家教之法也

歐人之婚姻 多不過金錢問題 故女子爭參政權宜也 若中國婦女 則奚須爭此 但有家教以發達其天然之才 則彼自然不干預外事 而盡其閭內及社會上之職分矣 美術爲女性所最宜 刺繡繪畫成衣唱歌跳舞之屬 皆宜特開學校以教女子 東方人或疑歌舞不宜於女子 此不過偏見而已

中國之教育既良 則可助日本以文德 今日本已悔服從歐化之太速矣 若中國又自棄焉 是兩國皆將爲物質主義之劫掠品而俱死也 苟中國再生 則並可再生日本 而印度暹羅波斯埃及 雖寂然無聲乎 亦盼望中國之能自寤也

總而言之 若中國教育而謬誤也 則其謬誤之點 乃在忘記先聖之教法 不以知覺之閱歷爲智育之基也 歐洲教育 全無益於中國 惟滿忒蘇利女醫士新發明之法 所以教練知覺者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方能用於中國而發達之耳

外論介紹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時事論評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時愚

四月二十四日天津日本報紙有一段說中國憲法草案的事特譯於後

憲法草案中「附與大總統最高執行權」一項 爲最近憲法論議之焦點 因本問題 國府內部黨派之軋轢 已露骨化 西南方面 尤有強硬之反對 憲治草案審查委員 遂有除去前項之決定 蔣介石氏見反蔣之空氣濃厚化 欲爲和緩之策 最近致緘王寵惠孫科戴天仇等 表示贊成刪除前項之意 立法院長孫科 本爲刪除論者之一人 以爲除去前項 即可避免現在五權制度之權力 陷於一面 於是極表贊同 本日中常會 當可爲最後之決定 這段新聞 是否同事實相合 殊不可知 但是此次憲法草案 修來改去 都是對付個人的痛苦 不但外國人看出來 中人也早看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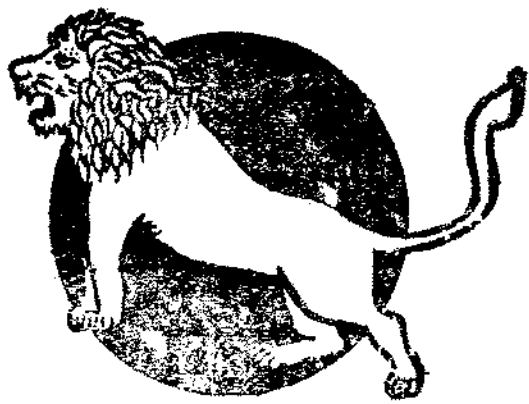
近來批評憲草的 不是讀西洋死書的學者 就是冒充代表輿論的政客 說到西洋憲法 因爲一國有一國的國情 所以一國有一國的憲法 勿論不能全鈔各國的書 來做一碗「憲法雜會」 就是全不看各國憲法書 自己憑空結撰一本中國憲法 只要適合中國的國情 難道還可加他一個「外國憲法叛徒」的罪名 說這本憲法用不得嗎 第一種學者之批評 是不能成立的 說到輿論 在這被二重壓迫下的四萬萬阿斗 只要有個人 能夠自己不壓迫他 并且替他減輕些外來的壓迫 他們只有爬在地下 山呼萬歲 你要做有限制的總統也好 你要做無限制的總統也好 你就是想黃袍加身 做個稱孤道寡的皇帝也好 甲想做也好 乙丙丁想做也好 阿斗心裏 是不管這些閒事的 他要的只是除去二重壓迫 不是要憲法 更不是要修改憲法草案中的某一項 所以代表輿論的先生們 雖是愛護阿斗 阿斗却不知道感激 這第二種評論 也是不能成立的 閒言閒語 憲法起草的諸公 雖可不必聽 但是不起草則已 既要起一本憲法的草稿 就當知道憲法是永遠的 不是一時的 是對全國的 不是對個人的 諸公如果愛敬那一個人 不妨去擁戴他做皇帝 幫助他削平異己 統一天下 萬不可在憲法上隨便給他許多不應有的權力 因爲人是要死的 如果因爲一個人做大總統的關係 就在憲法上留下這個禍根 這個人固然是諸公崇拜的 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這個人死了 諸公

要修改 一來對後來那個人 不好意思 二來修改憲法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將就下去 不加修改 不但害了國家 諸公要留下永遠的罵名 說不定拿這把刀 把諸公或諸公的子孫 截兩下 諸公更後悔無及了 諸公如果不相信那一個人 只應該堂堂正正的 宣布那個人 的不行 勸天下人不要舉他 或是勤勤懇懇的勸那個人避賢 不要去操縱選舉 這才是愛國 家 愛朋友 大丈夫 大君子做的事 萬不可因為防制一個人的緣故 就在憲法上把永遠的 大總統 手脚綑綁起來 使將來的國家遇著危急的時候 當大總統的沒法救濟 那就害死國 家了 認定好的人 只有盡量的擁護他 認定不好的人 只有盡量的驅除他 明知道這個人 不好 不敢去驅除 并且不敢不去擁護 迫不得已 又在憲法上去用一種「一面擁護」 「一面防制」的手段 來彌縫補救 擁護是保全自己 防制是安慰國人 諸公用心之苦 當阿 斗的 自然有相當的諒解 諸公用心的委曲 當阿斗的 却不明白何以必要如此的委曲 等 到被擁戴的 也站起來說要刪除某項 諸公的委曲 不但阿斗不諒解 被擁戴的也看不起 諸公真委曲而又委曲了

從前的婚姻 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所以做新娘的 一切不問 假如對父母說一聲 我要嫁某人 我不要嫁某人 固然是莫大的荒唐 就是做嫁裝 如果說一句 我要什麼東西

我不要什麼東西 傳出來也是一場笑話 現在婚姻自由 不但什麼東西 由新娘自己去預備 就是嫁誰不嫁誰 也是新娘自己主張 婚姻式新舊不同如此 說到選舉 中國式的選舉 如果請鎗手 通關節 送詩片 就是有罪 外國式的選舉 却可以公開運動 這又是中外選舉的不同 我們對於婚姻 雖偏重新的 總覺得當了新娘 必須帶一二分羞澀的意思 才可以表示女子的莊嚴 至於選舉 外國的公開運動 並不是指揮大眾 強迫大眾要選舉我 只是說明自己的主張 希望得國人的同情 多投幾張票 一則是國家許可 二則國家還有許多「肅正選舉」的法令去防制他 因此我們以為那位自信有當新娘被選舉的資格 一不妨帶一二分羞澀 一切聽父母兄弟去預備 不必多參預 說我要什麼 不要什麼 免得人說嫁裝是新娘自辦 損了新娘的莊嚴 一不妨學外國人公開運動 說明自己主張 只要得到全國人信用 不用操縱 自然到手 到了手之後 不但憲法上規定的權利 可以行使 就是憲法上沒有規定 請看希忒拉 墨索里尼 所做的事 那能盡受憲法的束縛 只要百姓信仰你 國家倚賴你 什麼便宜行事的大權 都可取得的 有當選資格的 萬不要在憲法起草的時候白着急 多參預 一切聽起草諸公依據國家的情況 和自己的良心 去定一個可以永遠施行的好憲章 起草諸公 既負了這個責任 也該依據國情和良心 去起一本不受國人指摘 不受

良心誅討的好憲草 不必左顧右盼 放開國人去看個人 放開自己去看別人 不要受本國人
評論 並且受外國人評論 我們當阿斗的 決不敢有什麼批評 且決沒有什麼希望 只希望
解除我們頭上的二重壓迫就是了



川粵漢鐵路與英國之關係

他山

縱貫華南之粵漢鐵路 其南北兩端（即從廣州至韶關（曲江）及從武昌經長沙至株州一部分）雖已於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八年開始通車 而其中間地域 因國內政情之不定 中間棄置者凡十餘年 晚近乃以四年之力從事於再興工事 至今年八月底 始得預定全線通車 粵漢鐵路係以聯絡長江流域與華南沿海地帶之交通 同時以接連平漢線 使中國南北發生密切關係者 換言之 長江中流之湖北湖南江西之豐富物產 以後不須經由上海 可以直接輸送於廣東香港 而同時香港廣東 凡屬中國中北部所需要之物產 亦可以迅速且以低廉之價值 輸送北上 廣東香港之經濟的位置 至此愈益重要矣 不寧惟是 最近喧傳着手興築之川漢鐵路（從漢口經湖南入四川之鐵路）一旦接軌成功 則長江上游之寶藏（四川省）可以與之相連結 其價值當然比從前更加一重重要 惟同時對粵漢鐵路有優先權益之英國 必推進其在華南之資本勢力北上 經湖南入武漢 利用川漢鐵路以達於四川 以圖恢復其長江流域之衰敗商權 又甚明矣

英國晚近以非常之氣力 圖謀香港繁榮 觀其最近強要南京政府予以粵漢 廣九（從香港對岸九龍至廣東線）接軌一事 其用意抑可知矣 雖然 英國此種要求 在廣東方面無論官民各界 皆不會予以承認 蓋如此 則廣東之繁榮 將盡奪於香港矣 但最近李滋羅斯與鐵道部長張公權赴粵 似與此事有關 據三月二十日上海報告 英國已向南京及廣東當局提供有利的報酬以爲交換條件 因此兩鐵路之直通聯絡協定 似有成立之勢 果爾 則此兩路握手之際 是縱貫湘鄂粵三省蜿蜒五百里之鐵路沿線背後地 必將以香港爲吐納港 而全受制於英國資本之下矣 而廣東歷年苦心經營之港灣 亦必將全失其價值 財政上不能不忍受無限之痛苦 爲中國自身之發展計 是誠可惜之事也

然而英國所出交換之代價爲何 據說係與國民政府財鐵兩部成立一億二千萬建設材料供給之信用狀 此事真僞 雖未詳悉 然而英國可以希望粵漢鐵路延長至四川 將多年垂涎之四川富源 收歸其手 同時以培養香港之繁榮 此事未始爲不可能也 雖然 天下事 亦有往往不能盡如人意者 蓋着眼於四川者 同時尚有德法兩國 故最近有四川鐵路之敷設權已爲訪華德國代表奇布獲得之傳說 要之晚近從軍閥與共黨之鬥爭稍得小康之四川一省 一波未平而英法德三國權利之鬥爭又起 是誠可懸念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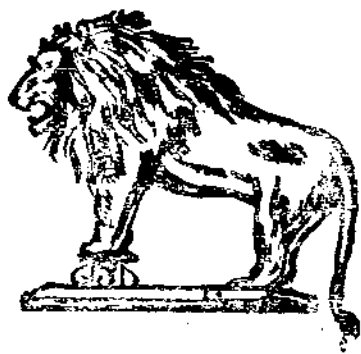
不合理的財政經濟策

自在

我國自前年銀價暴漲以後 政府當局爲避免危機計 乃講求種種財政經濟對策 此誠中樞負責者所宜有事 可惜所講求者 非爲中國本身謀根本的救濟 輒近政府所結納者 爲地方的新興資產階級 故種種政策 無非爲彼等挽救目前之危機而已 國民黨對於中國之被壓迫階級 可謂已喪失其代表的資格者矣 試就關稅政策一端而論 所謂財政手段之第一目標 自然係產業保護政策 而政府對於內外之產業狀態 絕不予以考量 但求能增加收入 雖重賦亦所不惜 於是非社會政策的租稅 重重壓逼於吾人肩上 結果爲奸詭者開一偷運門路 據去年海關計算 偷運之數 達三億一千萬元 三億一千萬元之偷運 則關稅短收八千萬元矣 夫以中國現時設備之欠缺與乎運用之不周密 徒然增高稅率 不顧產業狀態能否與之相應 而惟悉索敝賦之求 致令偷運日增 財政大受打擊 此種財政救濟策 吾誠不知當局者何以計出於此

昨年十一月施行之通貨制度 從改革後之半年觀之 對外匯兌 尙稱穩健 入超漸減 且

有出超之勢 表面上似乎成功矣 但僅以半年之短時日而遽謂成功 毋乃早計 蓋政府所持現金 未至大量減少時 當然一時的可以保持穩健 吾今所欲問者 政府是否不改革通貨制度 則無以救燃眉之急 余以爲不改革通貨制度 尙有許多方法 可以採用 如招募外債 緊縮財政 皆可以救目前財政之困難 乃計不出此 而悍然行此富有危險性之改革 雖一時尙未逞極大之險象 然而最低限度已使物價騰涌 小民生活日蹙於窮窘矣 夫政府原爲人民全體謀利益者 爲因一時權宜之計 遂置國家根本問題於不顧 吾深願政府一念其職責所在 而深察之也



國民政府之對俄外交

息夫

輒近盛傳政府有聯俄之訊 此於事實未判明以前 吾誠不敢遽下批判 如政府果採聯俄政策乎 則此種外交用意 誠非局外人所能解矣 蓋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軍 在種種意義上實有重大的關係 雖然近來物質的大量援助 經已中輟 然而精神的指導 仍然保持其直接指導者之地位 無可疑也 今國民政府之強敵 豈非共產黨乎 共產黨之爲敵於中國 無論對西南如是 對華北亦如是 中國一日不赤化 彼之毒焰一日不止 就年來之事實觀之 彼之毒害表現於吾人眼前者 亦既彰彰矣 今府政不此之察而與爲吾強敵指導者之蘇聯 結友好關係 然則與所謂指敵爲友 認賊作父者何異 吾料政府非別有作用 則其計必不出此 試觀中俄邦交回復以後 共產黨之威脅 依然日甚一日 而新疆之侵畧 復有新型之試 最近且以特種關係公然侵犯我國之外蒙主權 凡屬互相尊重主權之國家 必不容蔑視一方之主權至此 而被侮之國家 亦不能容主權之蹂躪至此 今中俄之例 不幸適得其反而大勃乎常情 此真吾輩持常談者所不能解者矣



專載

華北赤化工作之實況

太田己之助著

蘇聯對中國大陸及滿洲之赤化方針 因滿洲國之出現 似有若干變更 蘇聯現在計劃 先以主力向新疆外蒙方面推進 然後及於華北滿洲 爲貫通第三國際之西北路線起見 故謀於中國西北部建設一大赤化中心區

當是時蔣介石適因剿匪棘手 內外難關 不易打破 苦心焦慮 乃乘此情勢 一變而取聯蘇政策 據情報所載 去年七月南京政府已與蘇聯訂立聯蘇之西北協定 停止中國中南部之赤化 以絕一方之憂 其交換條件 係容認紅軍在西北方面活動 且利用之以消滅雜軍 更進以解決四川貴州之方法 以解決山西綏遠內蒙古 匪勢若大 則使之與日滿爲正面衝突

以期擾亂滿洲 假令一九三九年前後日本之危機果至 美俄對日開戰 此時再張一軍以加入於對日共同戰線 此條件之大凡也 一方蘇聯以協定之結果 既以完全取得打通第三國際路線之自由 於是對於外蒙及中國西北部 彼之侵畧東方之軍事工作 益發有大規模行動之自由 共產黨原爲蘇聯勢力侵入之前驅 今既得活躍跳梁於極東 所以其工作中心 漸次推進於華北以至於東北矣 現在極東紅軍司令部及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已着手於以下開列之對華北赤化工作 彼之中央政治局亦將以今年一月十日由上海移於北平



以下乃達於某所之聯蘇西北協定及華北各省市赤化工作之各種情報 今列舉之如次

一、西北協定

- (一) 蘇聯政府承認新疆爲中國行政區域之一 (爲中國體面計 祇以名目屬諸中國)
- (二) 蘇聯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紅軍放棄華中華南 但中國須承認紅軍移駐於西北地方之陝西山西青海寧夏及內蒙古
- (三) 對於紅軍移動 不得追擊

(四)不許中國共產黨及蘇聯在中國國內 宣傳赤化

(五)中俄於第三國侵害中國邊境時 有共同防備之義務

(六)本協定從訂立之日 即時發生效力

此項協定 據說於昭和十七年七月一日訂立者

二、聯蘇政策

(一)蘇聯代表現來太原 蘇俄暫時不與日本開戰

據以上之協定項目 則日俄開戰 當在俄國以扶植外蒙新疆同一程度之勢力以扶植華北兩三年以後 始能實現 明矣 但關於對華北方面俄國與中國代表之協力 聞已得蔣介石之同意矣 蔣介石對山西代表之問 雖未予以明白表示 但一味其「西北赤化乃自然之勢 無可如何者」之言 則蔣介石之容共政策 可以推測而知矣

(二)在中國一方面聞將以馮玉祥任抗日戰之軍司令 此事中俄間已有諒解 又聞蘇聯與蔣介石協定 蘇聯對蔣介石之反日工作 將由新疆予以兵器及經濟的援助

(三)南京政府自採川聯俄容共政策以來 剿匪工作 極端消極 完全以之為裝飾門面品

在其他各方面 亦可以窺見蔣介石之聯俄容共之政策 以下所舉資料 可以爲息壤矣

蓋國民政府已決意於最短期間恢復民國十六年以前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時之局面 最近又招集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隸藉共產黨之林祖極譚平山于樹德程潛等於寧滬 任命程潛爲參謀總長 徐謙派往蘇俄爲特派連絡員 陰遣林祖極于樹德譚平山等於北平以從事於活動

又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擬於冬季考試前 派遣學生一百名赴莫斯科留學 專攻軍事政治航空之學 將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起 以五日間施行甄拔考試

此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從蘇俄招聘顧問六人來華 彼等已於本年一月已到達南京矣

(四)據西南派某某等所述 去年十月初爲勸誘寧粵合作而來廣東之蔣伯誠 秘密爲彼等述蔣介石之對共方策 其言曰

「中央軍如不能以自力剿匪 當令在四川及西北之共產軍主力 推進於華北 如能令彼與日滿對壘 以日滿之力處置之 尤爲所願 日滿與共軍相持之際 中國或須突起爲共軍支援 實行抗日以圖收復失地」云云

三、蘇聯代表機關之活動

查平津方面之某某（特爲秘之）實爲赤化工作之中心機關而從事於活動者 尤其在北平某方面 聞已設置北方赤化工作指導局矣 又北鐵讓與以來 其被逐於該方面之赤色重要職員 近來陸續潛入平津地方 於是華北赤化工作 以彼等之潛入 突然呈活躍之狀 最近於所探知之事實中 舉其主要者如次

（一）所有宣傳工作 仍然以○○○○○○○○○○○○○○○○○○○○爲本據施行
（二）寄寓於北平某所之德國人某 以華北「可美的論」之代表 與第三國際保持密接的
連絡 專向華北活躍 爲外人赤化工作之中心人物

（三）爲華北共產黨運動供給資金起見 去年底設於天津英租界之某某機關 現駐於此者 有有力黨員幹部九名 皆曾在哈市活躍者 目下正在尖銳的活動中

蘇聯自極東銀行封閉以後 向未於平津設立自國銀行 而希圖開設之心 則久矣 此次某機關之設置 可謂已達其兩年來之希望 今極東赤化工作之本據 既設於天津 此種機關之設置 即爲蘇聯對華北滿洲工作積極化之證明 此最堪注目者也

(四)天津共產主義者之秘密集會所有兩處 一爲擔任各種情報事務處 一爲本部派遣員及黨員之宿舍

(五)設於天津之無線電報機 亦有兩處 此無線電報機常與莫斯科華盛頓通消息

(六)○○洋行原爲外國人中得與庫倫外蒙貿易之唯一商店 而其從業員則爲直接擔任宣傳赤化 並於張家口及天津地方 從事於平津機關與本國方面之連絡者

上述之○○洋行 目下又設支店於天津張家口 於張家口 有共產系從業員幹部六名 於天津 有同樣幹部三名 最近又藉擴張店務之名 謀於綏遠設置赤化根據

(七)最近有第三國際黨員○○○○○○○○○○兩名 由滬來津 現寓英租界之維多利亞街 此兩黨員現正從事於排日團體之組織及反日街頭示威之指導 有南開大學某教員者 向被目爲華北赤化工作之中心人物 彼等兩人常常會面 進行諸般連絡

四、平津共產黨組織之狀況

平津共產黨組織之情況如左

(一)天津市委員會 除市委兼書記一人外 配置委員六人 其內部組織 設青年部 工

人部 農民部 特務部 婦人部 訓練部 指導部 交通部 巡視部 糾察部 宣傳部 印刷部等 分全市爲二十支部 四鄉區 此外於各學校 紡績工廠 設九個支部 於碼頭苦力 洋車苦力 設五個支部

(二)天津青年團市委會 以委員六人成之 其內部組織 設組織部 訓練部 宣傳部 印刷部 糾察部 交通部 特務部 指導部等

(三)河北省之蘇聯組織 除主席副主席外 以十三名之委員成之 其內部組織 設人民軍事委員會 人民政治委員會 人民農村建設委員會 人民扶助工農委員會 人民土地平均委員會 人民經濟互助委員會 人民交通委員會 人民革命文化委員會 人民設計委員會 人民財政稅務管理委員會 人民農村種子調劑委員會 人民法律反革命軍事審判所等

(四)北平青年團市委會置委員六人 內部組織與天津同

(五)北平市委員會以委員七人成之 內部組織與天津同 其下配置十五支部 四鄉區 此外各大中學校則有十二個支部

(六)河北省委員會以委員九人成之 內部組織 有組織部 訓練部 宣傳部 工人部

農民部 青年部 婦女部 特務部 交通部 指導部 武裝部 糾察部 巡視部
印刷部等

五、赤化加緊工作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爲根據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之決議 以期國際路線之實現 及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進展起見 規定西北華北工作大綱 指令華北各機關遵行

大綱

本黨於指導無產階級革命之進行中 係以完成國際路線爲重大使命 爲貫徹軍事，政治，黨務之工作起見 首先以排除革命工作之障礙物爲主 現時障礙革命工作第一之敵 爲日本帝國主義 彼日本帝國主義 已從東北侵入西北 中斷我國國際路線 以侵於內蒙 威脅無產階級祖國之蘇聯 而欲實現彼積年懷抱所謂妄想的「大陸政策」之野心 且汲汲爲軍事要衝之占據 本黨鑑於工作之不容已 已決定國際路線 從事於抑制日本帝國主義之西侵

因此 軍事工作之方法 以左述之要領決定之 策應西北紅軍使從事於發展 組織山西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河南內蒙七省華北工農軍 爲七十九個軍團 設華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統制之 更由蘇聯極東軍司令部及中央軍事委員會派遣參謀 爲極積的指導

- 一、擴充普通紅軍〇〇〇之游擊隊 任命〇〇〇為華北暫編工農軍第一軍軍長
- 二、華北各省紅軍 所有赤衛隊 少年先鋒隊 游擊隊等名目 一律改稱華北工農軍
- 三、華北工農紅軍之編製區劃如左

山西省 十五個軍團

河北省 十個軍團

綏遠省 七個軍團

察哈爾省 七個軍團

熱河省 七個軍團

河南省 十五個軍團

山東省 七個軍團

以上合計為七十一個軍團 另於內蒙古編八個軍團 此八個軍團 除從有士兵之舊編成部隊改編外 以收容民團及其他忠實之民衆武裝團體編成之

四、於農工軍設國際參謀團 由蘇聯極東司令部及中央軍事委員會 各派參謀二名

五、作戰計劃 由參謀團計劃之

以上所述 爲其軍事工作方法 其黨務政治的工作 則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以擴充華北西北各省之黨務組織 彼等爲採用蘇聯之經濟政策 又從事於計劃吸收民衆

- 一、令華北鐵路工作同志 組織臨時各路工作委員會
 - 二、令駐屯於華北之白軍內同志 組織三十一個士兵委員會
 - 三、令華北各地農民工作同志 組織三百五十個農民團
 - 四、令華北民衆武裝工作同志 實施華北農民之總動員計劃
 - 五、設立華北總交通機關於北平 作爲交通建設 地點設○○○○○內
- 彼等之工作 以華北時局之緊張 亦有急轉直下之勢 故最近另有華北緊急工作綱要之決定 漸謀運動之擴大強化

六、赤化緊急工作

過去一月中期待北上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局第三國際駐華代表辦事處已由上海遷於北平矣 其具體化之華北緊急工作 如下

- 一、凡工作以促進土地革命 實現蘇維埃政權爲標準

二、工作區域 在河北省及其南部 尤以黃河水災各縣爲主

三、口號

沒收大地主之土地

實現蘇維埃政權

抗糧抗稅

格殺土豪劣紳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南京國民黨政府

四、工作行動 在於以敏捷手段 粉碎鄉村一切之封建勢力

五、爲擴大工作之範圍與勢力 應以種種激烈方法煽動之 令與區域比隣之各縣鄉村爲共同發動 先攻擊占領縣城之白軍 然後於發動範圍內 宣傳勝利 利用農民之無所依歸 以誘獲多數附從

六、調查事項 應注意駐防工作區域之白軍及民團之數與糧秣所在

七、破壞工作應參酌各地交通狀況 在平漢路爲從新樂至磁縣八處 其次每五十里應破

八、內應工作應以我方之潛伏工作同志 佔據縣城 同時鼓動全城人民舉事 令彼等與我方取一致行動以除內患

九、攻陷縣城 即須組織人民革命委員會 並設立蘇維埃政府

十、蘇維埃政府成立後 實行土地政策 並各項軍事組織

十一、我方攻陷縣城 應於五日內完成各項組織 須令白軍無法奪回 沒收富家財產 分配無產階級

綱要決定後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再向華北各省市委員會 頒發左記指令

左記指令

據第三國際中央秘書處電稱 日本在華北 甚形活躍 南京政府 屢遭失敗 萬一華北不保 西北路線 必發生莫大障礙 浸假而及於內蒙古 則新疆更非我有 當南京政府喪失華北統治權之際 吾人應積極創設新勢力於華北 以保全西北革命之國際路線 茲決定擴大青年運動 由中委會製定以下之青年運動案

所謂青年運動案 其內容如次

一、青年運動以北平爲中心區

二、恢復學生聯合會 於國民黨與本黨協定之下 共同進行

甲、華北五省三市大中學校 一律改組學生聯合會 參酌地方形勢 規定工作方針

乙、由中央政治局特派青年運動委員五名 由第三國際駐華代表辦事處派二名 組織華北青年運動委員會

丙、華北青年運動委員會依以下組織之

常務委員兼書記

指導部

訓練部

組織部

宣傳部

設計部

於是中央政治局任命潘永滋 張東祥 林雅東 唐際中 周祝興等爲青年運動委員 又由第三國際駐華代表辦事處任命「LOOOOJLOOOO」爲委員 彼等七人現正在北平活動

其青年運運委員會設於北平〇〇〇〇第三院內

丁、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雷季春 張志仁 趙書元 任述先 彭德會五名爲華北軍

事委員 由蘇聯極東軍司令加倫派遣 10000110000110000011
〇〇〇〇〇1 四名爲參謀

以上列九名爲幹部之華北國際軍事委員會 任述先爲委員長 會址密設於天津某所 其

連絡處設於北平〇〇〇〇〇〇內

戊、新設之華北軍事委員會 應組織士兵委員會 買收第二十九軍及三十二軍營長以
下之軍官

三、煽動第二十九軍及三十二軍兵變 組織紅軍游擊隊

四、於二十九軍內 組織五個兵士委員會

五、於第三十二軍內 組織五個兵士委員會

六、士兵委員會組織完成後 卽時開始訓練同志 以反抗帝國主義及抗日反滿爲訓練資
料 又盡殺營長以上官長 組織士兵本身的軍隊

七、於第三路軍(韓復榘)設六個士兵委員會

八、於察綏兩軍內 設八個士兵委員會

此等士兵委員會於組織與訓練完備後 應以暴動要求長官抗日 當此時 該處之共產黨省市委員會應即時召集大會 組織蘇維埃臨時政府 并準備於張家口設立紅軍總司令部

九、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移於山西省之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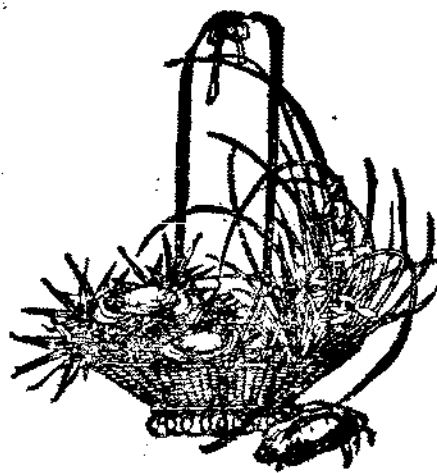
十、中央政府管轄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甘肅，寧夏，青海，山東，河南，陝西，平津，青島，新疆等處及內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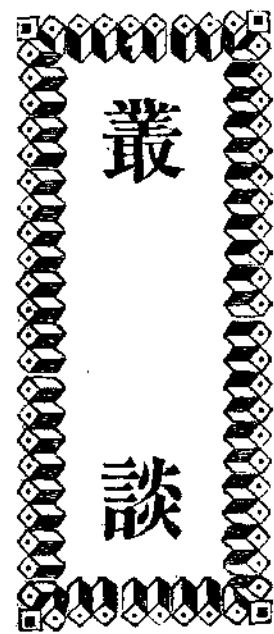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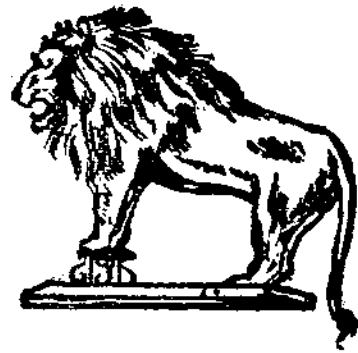
十一、軍訓幹部訓練班設於天津，北平，青島，三處 吸收大學軍訓學生以爲華北紅軍幹部要員

十二、設立工人軍訓班 從天津失業工人及唐山失業工人中 挑選百名 施以軍訓

此稿譯自「北支那」四，五月號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專載 華北赤化工作之實況





論語今義

有我

論語四百多章 許多是孔子因爲一時一事一人而發的 但是一句話說了之後 就立下一個原則 勿論何時何事何人 皆可通用 皆可發生效力 這就是論語威權的偉大 並且寥寥幾個字裏面 正看反看 橫看 側看 都包含著無窮的意義 這就是論語涵量的廣大 後儒解說論語的雖多 解說得精到的也不少 只是文字太簡單 又少有拿眼前事來證明的 因此讀論語的 不能感覺到論語對現在有什麼親切偉大的功用 「今義」的意思 重在拿眼前人事來證明孔子教適合今天的現狀 勿論何時離不了 在今天現狀之下 尤其離不了 並且用極詳盡的解說來分析那寥寥數字中包含的無窮意義 希望閱者不要嫌不古 太古了 就同今天不合式了 並且不要嫌太長了 不但這一點文字 發揮不盡 就再加上幾倍的

文字 仍然是發揮不盡的 今天且說一說三尺童子都知道的學而第一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這一章分三節 這兩句是第一節 「學」一種學問是學 一種技術 一種宗教 一種主義 都是學 「時」是不斷的意思 「說」是感覺有興趣的意思 這種感覺興趣 別人看不見 口裏說不出 只有自己心裏才知道

勿論何種學問 凡是對他所學的 能夠得個成就 或是成就之外 還得一個特別的發明 都是由「時習」兩個字的功夫取得的 能「時習」 才能得著一種興趣 能感覺一種興趣 就能不放手更去時時刻刻的溫習 有了這個功夫 才能得著所學的現在 才肯追求所學的將來 最後才可以得到所學的究竟 或是達到最初的目的 或者達到地目的外 又開闢一個新世界 古今中外 一切成就者發明家 都是用這個功夫 經過這些次第取得的 次第二字 說來很容易 其實是無算艱難困苦 甚至於有許多危險構造成的 戰不過艱難困苦 禁不起危險 就是努力去得著現在 興趣被艱難困苦危險征服了 便不肯去追求將來了 或是再努力去追求將來 又受不了種種艱難 只好斷了功夫 雖然前半節費了氣力 吃過辛苦 仍然得不了究竟 別說佛做不到 就想做個須陀洹 也要經過七生七死的鍛

鍊 別說孔子做不到 就要做到顏淵 也要經過屢空的磨折 子貢受不住 就改了行去做買賣 當說客了 子夏雖然忍得著 但是說出「入聞道義仁義而悅之出見紛華靡麗而樂之」的兩句話 可見他是咬著牙 表面雖還在「時習」 心裏的興趣 已經同顏淵「不改其樂」的興趣不同了 凡是學者都想得個究竟 都知道要「時習」才取得來 却是一百人裏面的九十九個 都是「中道而廢」 或是「淺嘗輒止」 這個緣故沒有別的 就是「學」沒有容易的 興趣是容易消滅的 「時」却是沒有完的 「一息尚存」 就有一個「時」 就要保著「說」的興趣 興趣別小看 有了這點興趣 對於所學的 往深處說 就能夠由信仰起做到成聖成賢 往淺處說 也不會拋棄他所學的 更不會背叛他所學的 如果沒有這點興趣 那却了不得了 大家知道李斯是荀子的學生 劉歆是劉向的兒子 李斯有這麼一個大賢人做老師 何以後來會勸秦始皇做焚書的事 幫趙高去做殺扶蘇的事 劉歆有這麼一個大忠臣做父親 何以幫王莽去做篡漢的事 這兩人罪惡雖是極大 病根却是很小 只是不肯把父師的學說 時時不斷去溫習 起初不過對父師的教訓 不感覺興趣 後來漸漸覺得他陳腐 就自己來一個新鮮的 由不信仰 就厭棄 最後就革起父師的命 當起反叛來 不但把父師當破鞋 并且認父師作仇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點不「時習」的小火 就

可以做到背父叛師 弑君篡國的「燎原」大禍 看了這兩個亂臣賊子 才知道孔子定下「學而時習」的原則 誰違背了 就免不了作李斯劉歆第二 過去的如此 再說現在 大家多批評三民主義不好 我却不願意批評任何主義 我以為凡是提出一個主義 即使不盡好 也不能盡壞 只要信徒們能夠「時習」 能夠對他學的主義 感覺得興趣 自然肯去追求 自然可以推行他的好處 彌補他的壞處 即如三民主義 信徒們能夠時時念著「民族」「民權」「民生」 想著「民族」「民權」「民生」 自然去想法子發揚「民族」 尊重「民權」 救濟「民生」 只要把六個字做到 誰也不忍心批評「三民主義」不好 可惜信徒們只拿「三民主義」作護身符 却不去追求六個字的包含有多大 并且不去溫習 連六個字全忘記了 因此做的事 盡是降低「民族」蹂躪「民權」剝削「民生」的事 佛如有知 看見和尚進窰子 要痛哭 孔子如有知 看見秀才當訟棍 也要痛哭 「馬克斯」如有知 看見共產黨殺人放火 窮人受罪 也要痛哭 提倡「三民主義」者如有知 看見「民族」被信徒降低到如此 「民權」被信徒蹂躪到如此 「民生」被信徒剝削到如此 更要痛哭 我們對於一切主義 都不反對 只求信徒們 把「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兩句講清楚 記牢實 時時去把自己學的東西 用功去溫習 自然感覺興趣 自然照書行事 信

徒自己站得住 老師也跟著受人歌頌了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學而時習之」一節一要從正反兩面 去追求時習的好處 不時習的害處 這一節却要用分等法去追求 有朋自遠方來 是第一等 該樂的 無朋自遠方來 是第二等 就該憂愁 自己左右親近人 也跑到遠方去了 這是第三等 就該恐怖了 「樂」是露在外的神氣 「說」是藏在裏面的興趣 朋友肯從遠方來訪我 一定是我的學問 我的道德 先得著附近人的敬仰 然後由一人傳十人 由近處傳遠處 比方文王在岐山作了一件「澤及枯骨」的事 傳到諸侯耳朵裏 都說文王能愛死人 那能不愛生人 於是都來歸附他 你看文王樂不樂 最後連伯夷太公兩位老者 一個從「東海之濱」 一個從「北海之濱」 都被岐山老百姓的宣傳 把這兩位老者避世的觀念打動了 都從幾千里跑到岐山來 諸侯的歸附 已經是文王想不到的 這兩位請不到的老者 居然不待請就自己來了 你看文王該樂到怎麼樣 張良知道這節論語的作用 所以把高祖請不來的「四皓」請來了 利用高祖一樂的心理 就把惠帝的太子保住了 這種功用 圯上老人那本書上 決不會有的 張良雖懂這節書的作用 但是用了手腕 把「四皓」請來 仍然失了孔子的意義 孔子的意義

講學的是要學生去宣傳 不能由老師自己去登廣告 貼標語 說些本校教法與人不同的生意經 別說遠方人不相信 不肯來 就是騙了來 也是沒價值的 當領袖的 要由老百姓去宣傳 不能由領袖自己貼標語 喊口號 說些打倒什麼 取消什麼 建設什麼 復興什麼 政治上的生意經 別說遠方人騙不來 就是附近的人民 拿你的支票來兌現 兌不出 都要跑到遠方去了 必要像文王的辦法 才是自然招來遠方人的辦法 遠的來了 近的自然不會走開 近的不肯離開 遠的自然慢慢會來 這是一貫的 張良雖算不得真正第一等 但是他知道去請遠方的賢者 比那知道遠方有賢者 不肯去請的 已經高了一等 還有遠方賢者 因為愛國心切 不拘禮貌 不待「三徵九聘」 自己上門請見 領袖者却是擋駕 或是拿一副「訑訑之聲音顏色」 又把遠方來的朋友送走 張良比起這種人 就高兩等了 純粹第一等的 文王以後 實在沒有第二人合格的 說到第二等 自古當領袖的 像成湯「三聘」伊尹 昭烈「三顧」諸葛孔明 是由遠方朋友不肯來 知道自己學問道德不夠 沒有人代為宣傳 所以發愁 才去「三聘」「三顧」 聘到三回 顧到三回 可見他愁到極頂 等到伊尹肯來 孔明肯見面 那個樂也同有朋友自遠方來的滋味一樣 以後的帝王 凡是下詔舉什麼「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學宏辭」的心理 都是怕遠方朋

友不來 特別去招請的辦法 「三聘」「三顧」的誠意 算得真正第二等 下詔求才的也可附在第二等 最可恐怖的 就是「微子去之」「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這不但遠方不來 連自己的親人 也跑到敵人方面去了 昏蛋的紂 還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但不可怖 反轉覺得「樂」這種心理 這種態度 怎麼不會激成億萬個倒戈的軍人 孔鮒是孔子的子孫 爲「發憤於秦王」所以跑去做陳涉的博士 紂雖判決微子是家庭的反叛 秦雖判決孔鮒是個反動份子 但是救不了亡 並且太史公原諒孔鮒是發憤 孔子更恭維微子是「三仁」中間的第一個 這個理由沒有別的 就是遠方人肯來 是當領袖的功德引來的 自己人離開 也是當領袖的逼走的 功歸領袖 罪也歸領袖 別人皆是被動 不能說伯夷太公有眼光 也不能說微子孔鮒沒良心的 像紂這種昏蛋不恐怖 自然無從說起 到了親人走開 甚至變成仇敵之後 就是知道恐怖 如果不去積極的修德 做許多好事 或是消極的悔過 改革許多壞事 只是說些精神團結的空話 派些往來疏通的代表 那吃過你的苦 看透你的假面具的朋友 仍然是不肯回來 不敢回來 你仍然離不了一個「苦」字 得不了一個「樂」字的 所以第三等裏面 又分三等 不知恐怖的算下下 只是恐怖却不去改過修德的算下中 必要知道恐怖 又能改過修德的 才配算下上 做倒下上 就許有

離苦得樂的希望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有點好處 就想人知道 得個名譽 得不著譽 就難免生氣 人有點苦心 就望人瞭解 不要毀謗 避不了毀 也難免生氣 人生百年 多半是受毀譽兩個字顛倒 因此一生多半在生氣 很少舒服的時候 君子却是既不求「譽」 又不怕「毀」 他講學問是爲自己自己認定道理該這樣講 你恭維他 也是這麼講 罵他 也是這麼講 像孟子講仁義 明知天下都愛蘇秦張儀那一套(功利)的學說 講仁義 不但沒人恭維 且免不了挨罵 他却講定了 你聽 他固然要說 你不聽 他也要說 就遇見臧倉造許多謠言毀他 他却認定遇不遇魯侯 是有天命 決不生氣 孟子之做成孟子 就是「不愠」兩個字的功夫 君子講事業 却是全爲國家 爲公衆 認定對國家 對公衆有利益 你恭維他 自然這樣做 罵他 也是這樣做 像子產治鄭國 鄭國人一會毀他說「執殺子產吾其與之」 一會又恭維他說「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他却全沒有聽見 他只說兩句話「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那時候的鄭國 也同今天的中國一樣 外有晉楚兩大強國的威脅 內有諸公子們自相殘殺 子產在「四面楚歌」「內外受敵」的環境裏面 就靠「不愠」兩個字做武器 戰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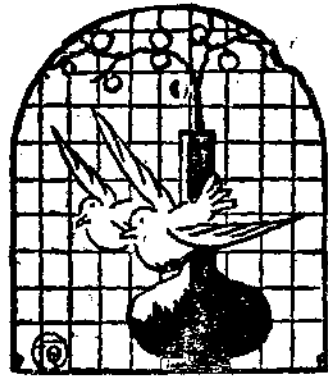
切 孔子批評他是「仁人」 就是恭維他不愛自己 只愛國家 不但子產是身名俱泰的完人 就是商鞅能做成一個有成績的法治家 也是得著不愠兩個字的意思 不過他對毀譽雖是表面不理會 心裏還有計較 所以不能算個君子 必要心裏真沒有毀譽兩個字 真舒服 才算君子 既要「不愠」才算個君子 那麼一愠 必定作個小人 就可以明白這個界限了 輕一點的愠 是不高興 重一點的愠 就是動氣了 一不高興 因為求譽不得譽 就要改變主意 卽如商鞅說秦孝公三次 一次比一次論調低 就是碰了釘 怕孝公不知所以改了主義 選擇孝公能知的 去投合他 換得自己的高興 一動氣 因為爲好不得好 大衆不諒解 就翻了臉 硬下心 將錯就錯作下去 像王安石就是這一路 他行新法的心 本是爲好 只是辦法不很好 大家不但攻擊他的法 並且攻擊他的心 逼得他動起氣來 竟致說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橫話 一直把宋朝弄亡 他那一愠的餘毒 一愠的公案 才算了結 王安石本夠一個學者 結果免不了近於誤國殃民的小人的批評 可見一愠的害事了 不高興的愠 動氣的愠 固然犯不得 就是愠的毛病 沒有顯著 却是潛伏了愠的病根 也可以誤大事 也免不了作小人 因為病根一種 就要去求人知 換句話 就是想人拍掌 拿眼前事來證明 比方「抗日」這件事 許多年前 就有

大偉人說過「中國合日本打仗只消十天就把中國打完了」九一八以後還有大偉人引過這幾句話來警告國人。心裏明知抵抗不得，口上偏要說「抵抗」。這個毛病，沒有別的，只是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求一般人知道他有勇氣，只顧自己得名譽，不怕國家做孤注，至今沒有「抗」。不過開些「抗」的空頭支票，叫人知道「抗」是騙局，仍然沒有名譽。將來就是勉強「抗」了，仍然是爲自己求名譽的「抗日」。不是爲國家求名譽的「抗日」。這是一種，還有一種，就是怕人不知，換句話就是怕挨罵，再拿對日外交來證明。九一八事起，如果有個人肯學李鴻章，得點他「馬關定約」「辛丑定約」不怕罵的意思，九一九趕快站出來交涉，東三省一定可以保全十分之七八。但是負責任的怕挨罵，明知當「交涉」却是怕人不知道「交涉」的苦心，於是放棄了自己重大的責任，作個袖手旁觀的人。聽他演變，一方面又貼些「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標語，怕中國人不知道，就拿「抵抗」兩個字，去和緩中國人，怕日本人不知道，又拿「交涉」兩個字，去和緩日本。到了今天，到底沒有個誠意的交涉，日本不但騙不了，並且抓住他不誠意，當做他加一層罪狀。就是真正「交涉」妥當，並且得著圓滿的條件，却是都因爲怕挨罵不交涉，才完全失了的四省。請教負責任的有什麼法子，可以收復回來，到底免不了挨罵，却是白送了四省。

因爲一個人怕人不知 怕人罵 就可以喪失四省 慍的病根 發出來的病 尙且有麼大 到了慍的病直接發出來 那個禍害 更不用說了

三節分開 大概是這些看法 再合攏來研究 因爲學能夠時習 就有了成就 自然遠方朋友 聞風而來 能時習的學者 自然是爲己的學者 沒有功夫管別人 所以人不知 他能夠不慍 三節裏面 第一節是因 第二節第三節 是第一節的果 凡是衆叛親離 求恭維 怕挨罵的人 不是不學 只是學不時習一個總病就是了 費了三千多字 一章論語 至多不遇說到十分之一 還有九分 希望閱者拿中外古今的事實 盡量來證明 來發揮 恐怕再有三萬字 仍然是發揮不盡呢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談叢 論語今義



國內外大事紀略

記者

國內

西南派之民族主義運動

（廣東十八日電）最近西南文治派之胡漢民，蕭佛成等 在西南執行部 設置「擴大民族主義宣傳委員會 提倡振興民族主義 種種運動 現已着手進行 其宣傳綱領 以提倡三民主義 確保民族獨立及抵抗一切帝國主義為目標 同時闡明中國之國際關係 改正南京政府之對外屈辱政策為抗戰政策 並要求改組南京政府 所有宣傳作品 悉以小冊分佈云

共產軍據滇樹立抗日政府

共軍勢益大畧取縣城十三

（廣東十八日電）紅軍第二方面軍政治委員會主席任弼以下履儀，賀龍，蕭克等 於十七日 在廣通地方（昆明西方）聯名宣布成立民族革命抗日政府 並發表宣言書 其大旨謂「先從軍 閩之羈絆 解放被壓迫民衆 俟革命戰綫擴大強化後 結成一大民族革命軍 挈民衆總動員 北上 誓與友軍協力爲抗日革命戰爭之先鋒」云

（廣東十八日電）以昆明爲中心正從東方移動往西之蕭克軍 已略取武定，鹽興，元謀，廣通，祿豐等諸縣城 從省城通大理之路 亦被遮斷 由十七日起 西部雲南與省城之聯絡 完全斷絕 共產軍如入無人之境 有席捲省內之勢 縣城之陷落者十三 赤化蔓延日甚 省內掃匪軍雖與一部分來援之中央軍共同作戰 但因指揮不能如意 祇有出於死守省城之一策 而地方之蕭賀兩軍 又解除了正規兵，保安隊，民團之武裝 兵力陡增 已號稱有四萬之衆 其兵力之一部分 似漸向與緬甸接壤地帶之滇西移動 英國對於彼等之行動 極爲重視

班禪入藏絕望

(上海二十日電)駐在青海西寧南方塔爾寺之班禪喇嘛 最近已決定從塔爾寺出發 赴拉卜楞寺 向宣化啟節 但班禪喇嘛此次入藏 因英國之積極的活動 已漸成絕望

事因達賴喇嘛寂滅後 西藏實權 漸歸熱振呼圖克圖掌握 最近熱振於英國勢力之背景下 開民衆大會 遂一躍而取得名實俱備之西藏實權者之地位 熱振並將西藏實權不能再歸班禪之旨 正式通告南京政府

南京政府之駐藏代表康德安 原定五月初間由拉薩出發經印度歸國 向南京當軸 報告西藏最近政情 但西藏最近因英國勢力之積極的發展 與乎西藏當局之親英傾向 今後康德安能否再以南京政府代表資格駐在拉薩 實屬疑問 據一般推測 康德安恐怕就是南京政府最後之駐藏代表矣

然在他一方面 此歸心似箭之班禪喇嘛 在青海已着着進行入藏準備 警衛隊亦經編妥 並經向南京政府要求三十萬元爲入藏費用

如果中央方面以班禪矢志忠誠 無論何如 必令彼入藏以圖西藏之中央化 則其勢非與英

國發生衝突不可 則班禪入藏 中央當以大軍隨之 但此事 現時不知能否辦到 如不能辦到 則國民政府今後如何措詞 說明班禪不能入藏之理由 又以如何地位保證班禪 此極須考慮之問題也

冀東政府與滿洲國修好

(奉天十四日特電)爲冀東自治政府最初之派遣專使 持殷長官之親善書翰致送於滿洲國 同政府秘書長兼外交處處長池宗墨氏 以隨員十餘名 偕同保安處長劉宗紀氏及日本顧問莊材謙杏等 由外交部出迎之岡野事務官嚮導 於十四日午後五時十分 到達奉天 爲滿洲，冀東之親善修好 開一新紀元 專使在奉備受各機關代表多數之歡迎 特爲往訪記者 發入滿之第一聲

此次奉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長官之命 恭來滿洲修聘 其第一目的 爲向關東軍答禮 並向滿洲國政府表示親睦之意 蓋冀東政府成立以來 於茲四月 深得日滿兩國之同情 與援助 始有今日基楚之確立 此吾人引爲最可感謝者 夫冀東民衆 苦南京政府之苛政久矣 共匪侵入河北 尤爲地方之隱憂 殷長官爲百姓安寧之計 下大決心 宣布自

治 爲冀東六百萬生靈請命 脫離南京政府 邇來政府之基礎漸固 人心已趨安定 今後事業之發展 惟有努力以從事耳 一方對於滿洲國之急速發展 除驚歎外 尤爲吾人所最表敬意者 此次來滿 得益甚多 東亞和平 吾人既以中日滿民衆之福祉增進爲最大課題 則今後中日滿三國之協力 應設法以促其實現云

蔣介石硬化華北對策

（南京十日電）以討伐山西共產軍爲名派遣大部分中央軍以閻錫山爲虜而告成功之蔣介石最近以宋哲元對中央態度不明 加以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有成立華北防共協定之傳說 而山東韓復榘與冀察政權合作之機運 亦逐漸接近 於是蔣氏狼狽之餘 決意以武力監視冀察政權 九十兩日已指令屯駐於南京對岸浦口之第八十五師（師長陳鐵）及從安徽省之六安 由豫鄂皖三省清剿總指揮衛立煌所率之兩師 沿津浦線北上 現在山西剿共中之黃杰之第二師亦已奉命向河北方面移動 此外平漢線方面 亦盛傳有大部分中央軍向北開拔 表面上之集合地 雖未知悉 但以討伐共軍爲名 事實用以壓迫華北 則甚明瞭 查蔣介石之華北對策 對日態度 突然硬化而趨於積極的者 裏面實因「俄蒙相互援助條約」成立以來 國

民政府部內之空氣 表面雖無若何表見 而內部似有親俄的傾向 此事對於華北政局實有重大之關係者也

藍衣社之擴大計劃

蔣介石全國藍衣化

據確實方面之情報 最近以蔣介石爲社長之中國國民黨藍衣社中央總社 決定以下大綱以謀其組織之擴大強化 目標在於抗日 其大綱與政綱如下

今當一九三六年世界第二次大戰行將爆發之際 中國必不免捲入漩渦 本社（藍衣社中央總社）爲打倒帝國主義 救全國民衆之危亡 保障生存 解放民族起見 訂立大綱如左

藍衣社大綱

- 一 本社以挽救中國之危急存亡 勵行藍衣社之主義綱領爲主旨
- 二 以法西斯主義擁護藍衣社長 實行全國政權並服從其命令
- 三 一切大計及種種事務 統經藍衣社長之裁決後執行

藍衣社政綱

▲對內政策

- 一 誓死報國以完成國家獨立
- 二 集權中央 統一政治
- 三 徹底的肅正官方 官吏之不良者 予以嚴重懲罰
- 四 努力開發實業 以勵行新土地法
- 五 獎勵工業建設 以消滅勞資爭鬥
- 六 整理全國財政 改組中央銀行 同時擴充農民借款事業 並採用節約政策
- 七 組織國防軍 實行全國保甲制 並採用徵兵制度
- 八 實施國難教育 並普及民衆生產教育
- 九 制定勞働法以獎勵生產 改良勞働者生活狀況並助其發展
- 十 在法律上 經濟上 社會上 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以促進女權之發展

▲對外政策

- 一 外國人租借地 領事裁判權 外國人管理關稅等之不平等待約 以及外國人在中國國土行使一切之政治的權力有侵害中國之主權者 一律撤銷 改訂雙方平等互相尊重主

權之條約

- 二 凡有自願拋棄一切特權 或廢止有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之國家 中國認其為最惠國
 - 三 中國與列強間所訂之其他條約中 如有損害中國之利益者 以不妨害雙方之主權為原則 應從新修訂
 - 四 中國所借外債 於中國之政治上 實業上 不受損失之範圍內 保證償還
 - 五 在中國國土內無責任之政府 如北洋政府之屬 其所借外債 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 係用以維持其軍閥之地位者 此種用於不正事項之借款 中國人不負償還責任
- 工作四大綱領

▲軍事運動

- 甲 擴充全國陸海空軍 作充實準備
- 乙 編置本社基本軍隊以代反動不適當之軍事領導者
- 丙 全國軍隊 「法西斯」化 統一軍事指導權 軍權集於中央
- 丁 組織軍事科學委員會
- 戊 實行軍團民制

▲黨務運動

- 甲 整理雜色各派或予以肅清 黨政權 置於本社勢力之下
- 乙 恢復國民黨總理制 所有黨，政，軍，各種權力悉歸總理決定 總理資格 以本社長為限 並不得選任兼任委員
- 丙 於各地方黨部 應扶植藍衣社運動 各地分社 由黨部代行

▲財政運動

- 甲 擴充中央銀行 發行多量紙幣 同時擴充中國，交通兩銀行
- 乙 實行農村借款
- 丙 開發國營事業 要求英美最低利借款 以使用於本國大規模國營事業之開發

▲民衆運動

- 甲 對於民衆 闡明一切破廉恥，賣國的理論
- 乙 指導民衆之救亡，禦侮之正確路線
- 丙 統一學生救國運動之宣言及標語
- 丁 廣泛之民族解放聯合戰線之組織 應予擴大 再行組織

戊 對於利用一切時機擴大學生救國運動之不法軍人 應予制裁 同時牽制外交政策
己 令救亡，禦侮，浸潤於農村
庚 救亡，禦侮，應令藍衣化（國通）

華北政局將有大變化耶

（北平二十三日電）據說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 半月以來 墊伏於天津法國租界 不歸北平 態度異常消極 最近宋哲元對於支撐華北時局 完全失了自信 此或華北政權發生重大變化之朕兆 宋哲元態度消極的原因 據說係因以下諸點

- 一 因冀東自治政府派遣親善使節通好滿洲國以後 日本對於冀東政權之援助態度 愈發明顯 所謂取消冀東自治政府以至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合流等等期待 都成絕望
- 二 因稅關，土地，鐵路建設 以及防共等諸問題 悉不能圓滿解決
- 三 因與中央政府之關係 極欠圓滑 最近且有蔣介石以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宋之說 故表示消極

國外

英、法、白、之作戰協定

(倫敦廿二日電)英、法、白、三國作戰協定問題 自參謀會議以來 統由駐劄倫敦各國武官繼續商討 最近聞已編成方案 據二十二日可靠情報 該協定案之內容漸成具體化 如次

一 對德軍之侵入 法、白、兩國應共同確立防衛陣 但法軍應舉全力以防衛「馬志腦」要塞線 英軍援助 專集中白耳義

一 白耳義政府對於「康市」與「安烏路士」市間 應從速完成鞏固之防禦線 在「康市」附近 特別要建築兩個地下要塞

自法蘭西之「馬志腦」要塞線至白耳義東部國境應建設軍用大道 以利便法、白、兩軍之連絡

一 白耳義政府應從速增設軍用飛行場 白耳義應提供飛行場二所 法蘭西一所 作為空軍之共同根據地

一 英國擔當白耳義之防禦並担当荷蘭之防禦

美國中立政策之大轉換

(華盛頓十一日電)美國政府前以義亞紛爭之惡化 歐洲戰雲 相迫洊至 乃制定嚴正之中立法 以表明其中立態度 同時又招集汎美和平會議 謀所以強化南北美大陸之門羅主義 雖然 霞路國務卿於十一日新聞記者團常例接見席上 又闡明美國政府因欲推廣強化中立國策起見 將保護中立國 以謀國際協力之實現云云 霞路國務卿之說明大旨如次

美國政府爲擁護戰時中立國之權益起見 當與關係國政府折衝 以確立具體的方法 美國政府渴望自己置身於戰爭圈外 而持消極的態度者甚容易與世界以一種錯誤的印象 以爲美國政府惟知汲汲避免戰爭 此種謬見 斷乎予以打破云云

日本之外交方針

(東京二十五日電)有田外相二十五日午後招待外國新聞記者 爲外相就任之披露 席間闡明日本外交方針如次

日本外交之根本方針 曾於退出國聯時所渙發之詔書闡明 始終未嘗變動 吾人一方確保東亞安定 他方謀友邦親善 以維持世界和平 增進人類幸福 惟世界和平之維持 從來有許多方案及種種實施方法 然實際均未能收充分之效果 吾人深信世界列國應從根本拔去威脅或紊亂和平之各種原因 在其實力所及之範圍內 以最大之努力 以擁護和平 確保東亞安定 原爲日本國家存立上之生死問題 同時亦爲吾人對於世界之天賦任務 但負擔此種任務 首須以滿洲國爲中心 對於接壤之中俄兩國 應從速設定善隣關係 以圖大局安定 最近日俄滿蒙間 頻有國境紛爭之事 然吾人在對方不出侵略行動之前 決無意取侵畧的行動 目下日俄滿間 雖有種種懸案 相信必能以外交方法解決之 中日兩國原屬同種同文 應以共存共榮爲主旨 雙方因接隣關係 自然不免有種種問題發生 然吾人切望東亞二大友邦 實行親善 以確保東亞安定 歐美諸國對於日本對華政策 時有中傷的批評 然此等諸國 若以日本立場 靜觀實際情勢 自能釋然於吾人態度 此外吾人對於英美諸國 亦努力以求親善 尤以環繞太平洋諸國爲最 晚近此等諸國時於通商貿易上 發生利害衝突 如苟以相互依存之見地而調整之 亦非難事 吾人如欲謀世界經濟振興 促進國際和平 必須恢復通商自由 釀成國際間之自由

與信賴 此於人類之福祉繁榮 實爲無上之貢獻 要之吾人首先確保吾國民之生存 以努力於和平發展 然後融和世界各國 相率以從事於確立世界和平 區區所希望者 如此而已

阿拉比阿之建國運動

(巴黎十四日電)因義軍之蹂躪亞比思尼亞而受刺激之阿拉比阿諸民族之獨立運動 日來漸呈活躍之狀 日前迦羅學生之騷動 似與以上運動有密切關係 最近設大本營於巴黎之一部分阿拉比阿獨立運動者 盛倡阿拉比阿諸民族間之大聯邦建設 以從事於獨立運動 一說謂英國政府因欲阻止意大利之進出紅海 故以此爲條件 援助委任統治之阿拉比阿民族 完全獨立 並意德其爲大同團結運動 目今法國正在監視其行動云

英意關係惡化

(東京十七日特電)羅馬來電 因意大利政府提出極強硬之講和交涉案 不許國聯容喙 而一面又表示亞比思尼亞須聽意大利之自由處置 於是英意間關係 日趨於尖銳化 英方復於

地中海防備 加緊強化 但現時在地中海之英國海軍勢力 據說有一百九十艘 從意亞開戰以來 已達於最高水準 英政府對於意大利 原係極力避免以武力制裁者 以此之故 英意兩國間之衝突 決非短時間所能實現 英國一部分之言論界 謂最後之手段 或出於封鎖蘇彝士運河 要之地中海之情勢 尙未能樂觀也

意大利之亞國統治方式

(羅馬十七日電)意大利政府以首都攻略 即在目前 應從速決定亞比思尼亞之殖民地統治方式 現在植民部當局正在檢討其具體方案 據說其統治方式之內容如次

- 一、遠征軍如攻陷首都阿之士，阿卑巴時 意大利政府即以統治亞比思尼亞帝國之宣言正式宣示中外 同時皇帝阿里些拉士衣一世應即遜位
- 一、亞比思尼亞全國 統歸於軍政統治 以種族之別 分領各地方 任命酋長或地方豪族爲各地區之行政酋長
- 一、宣布民族自治，信教自由，於全國
- 一、組織傭兵土民軍 由意大利將校指揮

- 一、在意大利憲兵指揮下 組織植民地警察隊
- 一、在新統治機構確立前之預備的階段 意大利政府無論在經濟的商業的權益 講求獨占方策於亞比思尼亞全國
- 一、但統治機構確立後 則堅持門戶開放政策
- 一、英法兩國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之條約所確保之權益 無論在以上之任何機關 悉予尊重

希特拉準備取還舊有植民地

(巴黎廿二日電)據法政府當局所傳消息 希特拉總統現正在準備向法蘭西政府直接要求交還現在屬於法國之德意志帝國時代之舊有植民地 二十二日午前駐德法國大使邦些 於奉命歸巴黎前 得此情報 邦些歸國後 即訪符蘭丹外相 報告德方之舉動 並開重要會議 討論關於本問題之處置 據說德國政府或將以此項要求 於法蘭西施行總選舉時即由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三日間提出 最近德國政府力說希特拉總統之要求 並非在全般植民地之再行分配 係要求大戰後脫離德而歸英，法，白，日本等統治之舊有植民地 據一般推測此即德國

國政府提出要求之伏線 又希特拉總統自身亦在萊茵蘭再武裝後之覺書 說過「德意志再次檢討關於對殖民地之要求 係再建歐羅巴和平機構之重要之一部」等語 要之德國要求交還殖民地 不過係時日問題 早晚必會實現 最近以各方面之情勢 據法國人推測 以為在施行總選舉中 或不免有實際化之可能 而當地外交團之觀察 大致亦相同

西班牙首都騷動

(馬得列十七日電)西班牙左右兩翼 利用十六日人民戰線派之鬥士倚多爹里，爹拉士，里衣蘇中校之出殯 突然以實力鬥爭 惹起流血之慘事 全國人心惶惶 政府十七日午後開緊急閣議 頒佈解散極右之加多力農民黨以下全國法西斯團體之命令 並決定非常對策

- 一、頒佈全國極右諸團體之解散命令
- 一、參加挑戰的政治運動之軍人 一律撤消恩俸
- 一、所有官吏公吏與極右運動通聲氣者 悉予罷免 肅正官方
- 一、有王黨派之嫌疑者 剝奪恩俸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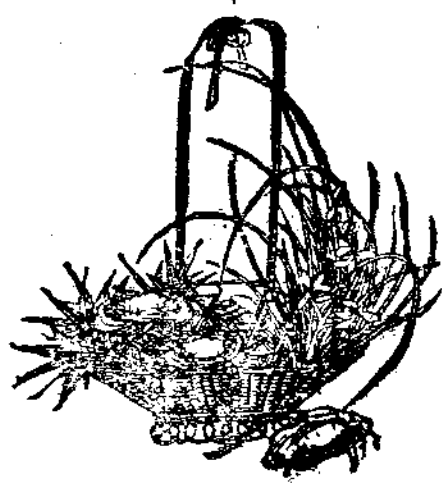
與此次事變有關連而被逮捕者 達一千名以上 因勞働協社中央部頒發全國指令之結果

馬得列全市之交通機關 盡行停止 各處舖店 緊閉門戶 氣象蕭條 人影斷絕 惟重要所在 則由騎兵警官等把守 闐然呈死都之狀

德奧合併運動

(巴黎廿九日電)破壞羅迦諾條約 要求返還殖民地 取對外強硬策之德意志政府 乘意亞紛爭之深刻化 國際政局混亂之際 欲一舉而合併奧地利 以償其積年之宿願 此間盛傳此事 或將出現 據最近英法外交界之推測 德如以國社黨爲中心實行合併奧地利 同時德奧必鎖閉國境 杜絕列國對此問題之干涉云

(倫敦二十九日電)英國政府於廿九日上午之定例閣議 已開始商議關於對德政府質問覺書草案 並根據艾登外長之說明 對於本案內容 加以詳細檢討 廿九日之閣議 據說對於迫切之德奧合併問題 英國政府已協議對策云



雜俎

海潮庵隨筆

有閒

孔子訟冤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 懷疑子每喜撫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 以爲詆謾 尊聖子一糾正之 懷疑子卒莫能難也 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 論語曰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 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 有何異哉 是孔子懼後世民賊之不能罔民而教獯升木也 夫文明國者 立法之權 皆在於民 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 而孔子願以窒民智爲事 何也 尊聖子曰 此子誤斷句讀也 經意本云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 則使之自

由 其未可者 則先使之開其智也 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 必不能善其後矣 使知之者 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事君盡體 人以為詔也 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為詔 則其詔態之不堪入目可想矣 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 只以為干祿之具也 尊聖子曰 此亦句讀之誤也 經意云 事君盡禮人 以為詔也 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 大率以為詔諛之具耳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拜下禮也 今拜乎上 泰也 雖違衆 吾從下 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 漢制猶有天子為丞相起 天子為丞相下輿 蓋君不甚尊 臣不甚卑焉 何也 君之與臣 皆受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 而僕僕亟拜胡為也 時制拜上 已嫌其過 孔子猶以為未足 復等而下之 無乃大貶損人格耶 何怪乎人以為詔也 尊聖子曰 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 指國民也 孔子以為崇拜國民禮也 今乃崇拜君主 則驕泰矣 故孔子必從國民也 今世歐美大政治家 皆拜下從下者也 故專制國媚於一人 立憲國媚於庶人 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 夫言論思想之自由 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 泰西近世 異端愈多 而學界愈放大光明 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為害 何其不廣乎 是所謂

教主之專制也 尊聖子曰 此語本文 極爲明白 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 而朱熹不
解事 乃強訓攻爲治 是朱學非孔學也 後儒或有訓己爲止者 言攻異端 則其害止 尤爲
無理 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夫當太平時代 則雍容歌舞 紆青拖紫
至亂世則避其難 潔身以自藏 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沉 而不思拯之 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爲哉
尊聖子曰 不然 天下有道則見者 謂當太平之時 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 無道則隱
者 謂當朝政焚亂之時 則當堅忍慎密 組織秘密社會以圖匡救也 蓋聖人用世之心苦矣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 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 何一不有議院
庶人之議政 天下之公理也 孔子爲此言 是永陷我國專制地獄 使之千萬億劫 而莫能
救也 尊孔子曰 子未通古訓耳 子不讀爾雅乎 爾雅云 不顯顯也 不承承也 古書多有
以不字足句者 其例不可勝數 孔子此言 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 不顯不承 亦作不顯
不承 故不議亦可作不議 丕者大也 言天下有道 則庶人大開議會耳 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 論語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 太息於諸夏之無君 曾夷狄之不若

夫君主固可以立國 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 而孔子立言 無一不惟君是賴 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 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 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之美國法國 將終身旁皇無措矣 尊聖子曰 論語此文 本甚明了 所謂夷狄者 即野蠻之別號也 諸夏者 即文明之別號也 言野蠻專制國之有君 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 懷疑子無以應

重賦與輕賦

葉水心云 『儒者爭言古稅法 必出於十一 又有貢助徹之異 而其實不過十一 夫以司徒教養其民 起居飲食 待官而具 吉凶生死 無不與偕 則取之雖或不止十一 固非爲過也 後世芻狗百姓 不教不養 貧富憂樂 茫然不知 直因其自有而取之 則就能止於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 亦豈得爲中正哉 況合天下以奉一君 地大稅廣 則雖二十而一可也 三十而一可也 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爲斷耶』 西儒孟德斯鳩云 『立憲國政治寬和 人民易得殷富 故雖增加租稅 獻納於其國君 作爲敬重其法律之報 專制政者 以人民爲奴隸 卑屈達於極點 斷無由增加租稅之理』 又云 『專制之稅斂 極應輕少 否則卒至於人民不事耕種 加之政府只有收取而無一還 人民有何力能堪於納重稅乎』 由二氏所言觀之

葉氏以爲國家收納賦稅 倘用于教養 雖多取不爲苛 孟氏以爲國家收納賦稅 苟民得自由 雖多出亦固其宜 一則言以百姓爲芻狗 一則言以人民爲奴隸 其言可謂深惡痛絕矣 當道者盍一誦其言而猛省乎

排下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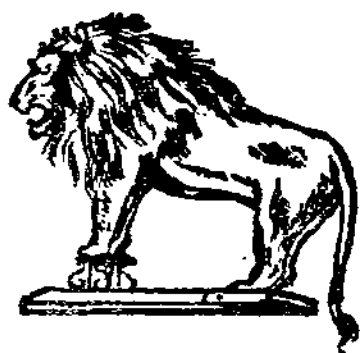
莊子曰 人心排下而進上 中國自數千年來 無不用排之之法 專制君主者 務排抑人之權利 而操其生命 專制聖人者 務排抑人之思想 而制其靈台 君主以術愚天下 聖人以道愚天下 於是人人遂目君主如帝天 視聖人如日月 一舉一動 一笑一嘔 一若舍君主無所託 舍聖人無所從 以一人之勢力 括盡天下之勢力 以一人之聰明 括盡天下之聰明 專制君主者 不容他人稍分其權利 而使其權盡歸於己 專制聖人者 不容他人攙雜其言論 而使其論盡從於己

雖魏晉六朝參雜佛老 大率孔子自孔子 佛老自佛老 各有所宗 尚而已 未有真能出新見與之相角者 卽如王陽明 倡明心學 最爲極軌 亦不能出大學中庸範圍 然其後學如李卓吾者 以聖人是非爲不足信 黃黎洲以君主爲不獨尊 亦未始非發軔於陽明也 君主者以刑賞迫之 令人有所畏懼 惴惴然以保生命爲重 無暇他求 聖人者以毀譽剝之 令人有所勸沮 兢兢然以不出其位自程 入其樊籠 而君主者復以安分戒 聖人者復以安命訓之 遂使人不復知我身居於何等 心目中別懸一君主 聖人以爲怪物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雜俎 海潮庵隨筆

一〇八

不敢求與平等 身分日失 愈流卑下 安得奮發自上者乎 莊子之言 至今日不誠驗哉



編後餘譚

是汝師錄

祇樹

韓持國與伊川語 歎曰 今日又暮矣 伊川對曰 此常理 何歎爲 公曰 老者行去矣

伊川曰 公勿去可也 公曰 如何能勿去 伊川曰 不能則去可矣

薛文清曰 德冠古今 功滿天下 皆分內事 與人一毫不相干

洪自誠曰 蓋世功名 當不得一個矜字 彌天罪過 當不得一個悔字

鄒南臯曰 學莫先於立志 千古聖人 俱是一個肉身漢子 只是志不宜作凡夫 單刀匹馬所向無前 何聖域之難臻 唐人詩云 語不驚人死不休 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 朱子曰 陽氣所發 金石亦透 精神一到 何事不成

古語曰 斷而行之 鬼神避之

荀子曰 百事之成也 必在敬之 其敗也 必在慢之

薛文清曰 人之自立 當斷於心 若實見得是 當決意爲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以卻而易其

守

程子曰 言而不行 是欺也 君子欺乎哉 不欺也

呂居仁曰 今日行一難事 明日行一難事 久則自然堅固

王陽明誠龍場諸生書曰 夫過者 大賢所不免 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 爲其能改也 諸生自思平日 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 亦有薄於孝友之道 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 不幸或有之 皆其不知而誤蹈 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飾也 諸生試內省 萬一有近於是者 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 然亦不當以此自歎 遂餒于改過從善之心 但能一旦脫然 洗滌舊染 雖昔爲寇盜 今日不害爲君子矣 若曰 吾昔已如此 今雖改過而從善 將人不信我 且無贖於前過 反懷羞澀疑沮 而甘心污濁終焉 則吾亦絕望已矣

程子曰 人之於患難 只有一個處置 盡人謀之後 卻須泰然處之

朱子曰 大抵事只是一個是非 是非既定 卻揀擇過是處行將去 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

豈有此理

程子曰 難勝莫如己私 學者能克之 豈非大勇乎

謝上蔡曰 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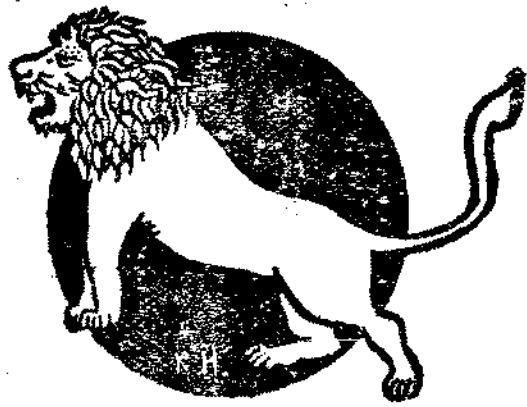
或問程伊川 人於議論 多欲已直 無含容之氣 是氣不平否 伊川曰 固是氣不平 亦

是量狹 人量隨識長 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 是誠實未至也

顧亭林曰 恥之於人大矣 不恥惡衣惡食 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 故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曾文正自題楹聯曰 天下無難事 天下無易事 終身有樂處 終身有憂處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編後餘譚 是汝師錄



中原公司

華北唯一百貨大商店

總店 天津 旭街
分店 天津法租界 綠牌電車道

推銷統辦環球貨品

分銷場
北平王府井大街

函售部
價格劃一
挑選精細
包裝妥善
付奉迅速

電碼掛號

中文：六一六五

西文：CENTRALIZE

常談月刊 創刊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常談月刊社

發行者 常談月刊社

天津日界福島街
五十九番地五號

本 刊 價 目				
國外每期加郵費一角	國內各埠每期加郵費四分	零 售	每 冊	一 角 五 分
		半 年	六 冊	九 角
		全 年	十二冊	一 元 八 角

廣 告 價 目					
長價刊登價目面議	四分之一	半 面	全 面	地 位	等 級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底 外	特 等
	十八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底 裏	優 等
	十五元	二十五元	四十元	正文前後	普 通